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毛詩注疏卷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陳林

校對官中書臣施光輅

謄録監生臣馮士新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注疏卷十六

漢鄭氏箋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小雅　鹿鳴之什

序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箋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音義從鹿鳴至菁菁者莪凡二十二篇皆正小雅六篇亡今唯十六篇從此至魚麗十篇是文武之小雅先其文王以治内後其武王以治外

宴勞嘉賓親睦九族事非隆重故為小雅皆聖人之迹故謂之正　飲於鴆反注同食音嗣注同筐丘房反篚音匪侑音又　疏　正義曰作鹿鳴詩者燕羣臣嘉賓也言人君之於羣臣嘉賓既設饗以飲之陳饌以食之又實幣帛於筐篚而酬侑之以行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佩荷恩德皆得盡其忠誠之心以事上焉明上隆下報君臣盡誠所以為政之美也言羣臣嘉賓者羣臣君所饗燕則謂之賓序發首云燕羣臣則此詩為燕羣臣而作經無羣臣之文然則序之羣臣則經之嘉賓一矣故羣臣嘉賓竝言之明羣臣亦為嘉賓也案燕禮云大夫為賓則賓唯一人而已而云羣臣皆為嘉賓者燕禮於容之內立一人為賓使宰夫為主與之對行禮耳其實君設酒殽羣臣皆在君為之主羣臣總為賓也燕禮云若與四方之賓燕則迎之于大門內四方之賓唯迎之為異其燕皆與臣同則此嘉賓之中容四方之賓矣故鄉飲酒燕禮注

云鹿鳴者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德之樂歌是也知序之嘉賓不唯指四方之賓者以此詩為燕羣臣而作經序同云嘉賓不得不為羣臣則序之嘉賓亦為羣臣明矣且序云盡心傳曰竭力是已之臣子可知燕禮者使反有功與羣臣樂之之禮文王之與臣也本自隆恩不必由使出有功乃燕之也言既飲食之則饗食並有獨言燕羣臣者以食禮無酒樂饗以訓恭儉非於臣子忻樂之義經言式燕以敖和樂且耽此詩主於忻樂故叙以燕因之而後兼言饗食也既飲食之章首二句是也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承筐是將是也忠臣嘉賓得盡其心者序者因言君有恩惠可以得臣之心總美燕樂之事於經無所當也序上言羣臣後言忠臣者見臣蒙燕賜乃能盡忠故變文以見義箋正義曰此解飲食而有幣帛之意言飲有酬賓送酒之幣食有侑賓勸飽之幣故皆有幣也飲食必酬侑之者案公食大夫禮賓三

飯之後云公受宰夫束帛以侑注云束帛十端帛也侑猶勸也主國君以為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勸之欲其深安賓也是禮食用幣之意也饗禮云準此亦為安賓而酬之焉案聘禮云君不親食使大夫朝服致之以侑幣注云君不親食謂有疾病及他故必致之者不廢其禮又曰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是親食有侑幣不親食則以侑幣致之然則不親饗以酬幣致之明親饗有酬幣矣故知飲之而有幣謂酬幣也鄭必知飲為饗者以飲食連文若飲食為一則食禮不主於飲若飲為燕禮不宜文在食上且饗食相對之物有食不宜無饗郊特牲云飲養陽氣故饗禘有樂是饗有飲故知此飲謂饗也彤弓箋云大飲賓曰饗大行人注云饗謂設盛禮以飲賓聘禮注云饗謂享大牢以飲賓皆以飲為饗禮也其幣所用公食大夫用束帛以侑其酬幣則無文故聘禮注云酬幣饗禮酬賓勸酒之幣所用未聞也禮幣用束帛乘

馬亦不是過是饗所用幣無正文也禮幣用束帛乘馬謂聘享之幣聘享止用束帛乘馬而已侑幣又用束帛故云亦不是過言諸侯於大夫酬幣不過是也其天子酬諸侯及諸侯自相酬仍不必用束帛乘馬故聘禮注又引禮器曰琥璜爵蓋天子酬諸侯也必疑琥璜為天子酬諸侯之幣者以琥璜非爵名而云爵明以送爵也食禮無爵可送則琥璜饗酬所用也謂饗時酬賓以琥璜將幣耳小行人合六幣琥以繡璜以黼則天子酬諸侯以黼繡而琥璜將之既天子饗諸侯之酬幣與諸侯異則食禮天子侑諸侯其幣不必束帛無文以言之此唯言饗食之幣不言燕幣燕禮亦當有馬但今燕禮唯有好貨無幣故文不顯言之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興也苹蓱也鹿得蓱呦呦然鳴

而相呼懇誠發乎中以興嘉樂賔客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也箋云苹藾蕭也我有嘉賔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傳簧笙也吹笙而鼓簧矣筐篚屬所以行幣帛也箋云承猶奉也書曰篚厥玄黄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傳周至行道也箋云示當作寘寘置也周行周之列位也好猶善也人有以德善我者我則置之於周之列位言己維賢是用音義呦音幽苹音平蓱本又作萍薄丁反江東謂之薸薸音瓢扶逸反懇苦很反樂音岳又音洛藾音賴簧音黄好呼報反下同示毛如字鄭作寘之豉反行毛如字鄭胡郎

反
疏正義曰毛以為呦呦然為聲者乃是鹿鳴所以為
此聲者鳴而相呼食野中之苹草言鹿既得苹草
有懇篤誠實之心發於中相呼而共食以興文王既有
酒食亦有懇篤誠實之心發於中召其臣下而共行饗
燕之禮以致之王既有懇誠以召臣下臣下被召莫不
皆來我有嘉善之賓則為之鼓其瑟而吹其笙吹笙之
時鼓其笙中之簧以樂之又奉筐篚盛幣帛於是而行
興之由此燕食以饗之瑟笙以樂之幣帛以將之故嘉
賓皆愛好我以敬賓如是乃輸誠矣示我以先王至美
之道也鄭唯下二句為興言已所以召臣燕食瑟笙幣
帛愛厚之者由已臣下之賢所宜燕饗所以然者以本
已用官之法要須人之以德善我者我則置之於我周
之列位非善不用維賢是與故臣下皆賢已由是當饗
食之傳正義曰懇誠發乎中者以鹿無外貌矯飾之情
得草相呼出自中心是其懇誠也必取懇誠為興者人
君富有一國位絕羣下禮有饗燕之道公法不得不設

忠誠嘉樂實為至少故取懇誠以為喻言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言人君嘉善愛樂其賓客而為設酒食亦當如鹿有懇誠自相招呼其臣子以成饗食燕飲之禮焉以鹿呼同類猶君呼臣子也定本成禮作盛禮也或以為兩鹿相呼喻兩臣相招為羣臣相呼以成君禮斯不然矣此詩主美君懇誠於臣非美臣相於懇誠也若君有酒食臣自相呼財非已費何懇誠之有故鄭駁異義觧此詩之意云君有酒食欲與羣臣嘉賓燕樂之如鹿得苹草以為美食呦呦然鳴相呼亦款誠之意盡於此耳據此是君召臣明矣箋正義曰苹藾蕭釋草文郭璞曰今藾蒿也初生亦可食陸璣疏云葉青白色莖似箸而輕肥始生香可生食又可蒸食是也易傳者爾雅云苹蓱其大者為蘋是水中之草召南采蘋云于以采蘋南澗之濱者也非鹿所食故不從之傳正義曰所以行幣帛者序云將其厚意則將為行厚意此云行幣帛與賓即主人行厚意於賓之義也箋正義曰

書曰篚厥玄黄箋以筐篚得盛幣帛之意也今禹貢止有厥篚玄纁之文而鄭禹貢注引肴征曰篚厥玄黄則此所引亦為肴征文鄭誤也當在古文武成篇矣鄭不見古文而引張霸尚書故不同耳傳正義曰周至行道王肅述毛云謂羣臣嘉賓也夫飲食以饗之瑟笙以樂之幣帛以將之則能好愛我好愛我則示我以至美之道矣箋正義曰中庸云治國其如示諸掌注云示讀如寘之河干之寘寘置也是示寘聲相近故誤為示也言以德善我者謂賢人有德以德能輔君使之遷善是以德施善於我我則置之於周之列位言已維賢是用不問其親疏朝無不賢之臣故所以饗燕而樂之也易傳者以其上下皆曰嘉賓此獨言人明有異也又大東卷耳並有周行之文皆為周之列位此不得異且下云視民不恌乃作視字此則為示明其不同古者寘示同讀故改從寘也且此篇聖君賢臣講道之樂觀其燕法道教弘深非直燕日話言而已明是據令嘉賓本其賢德

由其先有善德置之於官縁此皆賢所以燕饗此章本其賢二章言其法上下相副於義為長故易傳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傳蒿菣也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傳恌愉也是則是傚言可法傚也箋云德音先王道德之教也孔甚昭明也視古示字也飲酒之禮於旅也語嘉賓之語先王德教甚明可以示天下之民使之不愉於禮義是乃君子所法傚言其賢也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傳敖遊也音義蒿呼毛反菣去刃反字林作䓲同本或作牡菣牡衍字耳視音示恌他彫反傚胡教反愉他侯反又音踰疏正義曰言文王

有酒殽以召臣下臣下既來我有嘉賓既共燕樂至於旅酬之時語先王道德之音甚明以此嘉賓所語示民民皆象之不愉薄於禮義又此賓之德音不但可示民而已是乃君子於是法則之於是傚傚之嘉賓之賢如是故我有旨美之酒與此嘉賓用之燕飲以敖遊也傳正義曰蒿菣釋草文孫炎曰荆楚之間謂蒿為菣郭璞曰今人呼為青蒿香中炙啖者為菣陸璣云蒿青蒿也荆豫之間汝南汝陰皆云菣也本或云牡菣者牡衍字牡菣乃是蔚非蒿也與蓼莪傳相涉而誤耳箋正義曰古之字以目視物以物示人同作視字後世而作字異目視物為示傍見示人物作單示字由是經傳之中視與示字多相雜亂此云視民不恌謂以先王之德音示下民當作小示字而作視字是其與古今字異義殊故鄭辨之視古示字也言古作示字正作此視辨古字之異於今也禮記云幼子常視無誑注云視今之示字也言古視字之義正與今之示字同言今之字異於古也

士昏禮曰視諸衿鞶注云示之以衿鞶者皆託戒使識
之也視乃正字今文作示俗誤行之言示之以衿鞶亦
宜作示而古文儀禮作視字於今文視作示字鄭以見
示字合於今世示人物之字恐人以為示是視非故辨
之云視乃正字而今文視作示者俗所誤行俗以見今
世示人物為此示字因改視為示而非古之正文故云
誤也飲酒之禮於旅也語者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
注云言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禮樂之道疾今人
慢於禮樂之盛言語無節是飲酒之禮至旅酬之禮而
語先王之道也言嘉賓於旅之節語先王之德教甚明
可以示天下之民使不愉薄禮義愉音臾說文訓為薄
也昭十年左傳引此詩服虔亦云示民不愉薄是也定
本作偷若然鄉飲酒禮注皆云嘉賓既來示我以善道
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傚也以德音自賓之明
德非先王之德教及示我善道不與上箋同者以注禮
時未為詩箋故同舊說以周行為至道至註詩後更為

別解其德音孔昭據此論燕宜為旅時語古也故為先王道德之音其賓能語先王之德音即是賓有孔昭之明德何者非孔昭之明德者不能語先王德教使之甚明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傳芩草也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傳湛樂之久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傳燕安也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力音義芩其令反說文云蒿也樂音洛湛都南反字又作耽夫音扶疏傳正義曰芩草陸璣云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為草眞實牛馬皆喜食之

鹿鳴三章章八句

序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箋文王為西伯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臣以王事往來於其職於其來也陳其功苦以歌樂之音義牡茂后反勞力報反篇末注同使所吏反注皆同說音悅樂音洛疏正義曰作四牡詩者謂文王為西伯之時令其臣以王事出使於其所職之國事畢來歸而王勞來之也言凡臣之出使唯恐其君不知已功作令臣使反有功而為王所見知則其臣欣悅矣故文王所述其功苦以勞之而悅其心焉此經五章皆勞辭也其有功見知則悅矣總述勞意於經無所當也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傳騑騑行不止之貌周道岐周之

道也倭遲歷遠之貌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乎紂
故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為後世法豈不懷歸王事
靡盬我心傷悲傳盬不堅固也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
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箋云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
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音義騑芳
非反倭本又作委於危反倭遲韓詩作倭夷朝直遙反盬音古思息嗣反疏正義曰此使臣既還文王勞之
言汝使臣本乘四牡之馬騑騑然行而不止在於岐周
之道倭遲然歷此長遠之路其疲勞矣使臣當此之時
其言曰我豈不思歸乎以王家之事無不堅固我當從
役以堅固之故義不得廢我心念思父母而傷悲言我

知汝之如是也傳正義曰此勞使臣之辭明慰其勞苦故以騑騑為行不止之貌少儀曰車馬之容騑騑翼翼雖行不止不廢其容騑騑也又二章傳曰嘽嘽喘息之貌卒章傳曰駸駸驟貌皆稱其疲苦以勞之故傳曰馬勞則喘息是也知周道為岐周之道者以時未稱王仍在於岐故也又觧文王所以使臣者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使之朝聘於紂是故使臣於諸侯也言使臣於諸侯者正所以率撫之也左傳曰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是率諸侯使朝聘之事也文王率諸侯使朝聘耳非謂令此使臣自聘紂或以經云王事謂此使臣聘紂而反知不然者以此經序無聘紂之事傳言率諸侯朝聘於紂不言自遣人聘也若其自遣人聘安得連朝言之豈勞使臣之聘而言身自朝也又序下箋云使臣以王事往來於其職是使臣行於所職之國非適天子之都也言王事者以行役出使是王者常事耳非適王畿也故鵻羽杕杜皆言王事靡盬非聘天子之事不得以王

事之文便謂天子矣言周公作樂歌文王之道為後世法者謂令鄉飲酒燕禮皆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此禮是周公所制法後世常歌是為歌文王之道為後世法定本云作樂以文王之道無周公歌三字然鹿鳴皇皇者華皆歌之獨於此言者舉中以明上下也傳以靡盬為公義故以思歸為私恩以我心傷悲出自其情故曰情恩情恩即私恩正謂念憶父母下章云不遑啓處將父將母是也箋以傳言不備故贊之云無私恩非孝子無公義非忠臣故鄭鄉飲酒燕禮注皆云采其勤苦王事念將父母懷歸傷悲忠孝之至是也思歸而不歸者以君子不以私害公故又引公羊傳不以家事辭王事以證之焉集注及定本皆無箋云兩字又定本恩恩作私恩

四牡騑騑嘽嘽駱馬傳嘽嘽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白

馬黑鬛曰駱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傳遑暇啓跪處居也臣受命舍幣于禰乃行音義嘽他丹反駱音洛喘川兖反鬛本又作騷力輒反本亦作髦音毛跪求毀反郭巨几反沈堪彼反舍音釋禰乃禮反疏傳正義曰案聘禮云命使者使者辭君不許乃退厥明賓朝服釋幣于禰注云告為君使也又曰釋幣于行遂受命乃行注引曲禮曰凡為君使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是臣出使舍幣乃行之事也如聘禮既釋幣於禰乃行又云遂受命在釋幣之後此云臣受命舍幣於禰似受命在釋幣前者此云受命謂聘禮命使者使者辭君不許受此被遣將使之命其事在釋幣前也聘禮又云遂受命者謂受君言語聘彼之意與此臣受命者別也引此者證不遑啓處言臣受命即行是不遑啓處也

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傳鵻夫不也箋云夫不鳥之愨謹者人皆愛之可以不勞猶則飛則下止於栩木喻人雖無事其可獲安乎感厲之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傳將養也音義翩音篇鵻音隹本又作隹栩況甫反夫方于反字又作鳺同不方浮反又如字字又作䳕同草木疏云夫不一名浮鳩慤起角反養以尚反下注同一音如字疏正義曰文王以使臣勞苦因勸厲之言翩翩然者鵻之鳥也此鳥其性慤謹人皆愛之可以不勞猶則飛而後則下始得集於苞栩之木言先飛而後獲所集以喻人亦當先勞而後得所安汝使臣雖則勞苦得奉使成功名揚身達亦先勞而後息寧可辭乎汝從勞役其言曰王家之事無不堅固我堅固王事所以不暇在家以養父母傳正義曰釋鳥

云鵻其夫不舍人曰鵻名其夫不李巡曰夫不一名鵻今楚鳩也某氏引春秋云祝鳩氏司徒祝鳩鵻夫不孝故為司徒郭璞曰今鵓鳩也箋正義曰言慤謹者即宜不勞是也故人愛之言可以不勞者以惡鳥勞苦固是其常慤謹之鳥宜不為勞尚則飛而乃有所集是無不勞而安者故曰人雖無事其可獲安乎鳥飛自然之性言勞者喻取一邊耳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傳杞枸檵也王事靡盬不遑將母音義杞音起枸音苟本亦作苟同檵音計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傳駸駸驟貌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傳諗念也父兼尊親之道母至親而尊不至

箋云諗告也君勞使臣述叙其情女曰我豈不思歸乎誠思歸也故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於君也人之思恒思親者再言將母亦有情也音義駸助救反又仕救反

駸楚金反字林云馬行疾也七林反諗音審疏正義曰毛以為汝使臣在塗之時其情皆曰我豈不思歸乎我由汝誠有思歸是用作此詩之歌以勞汝知汝以養母之志而來念猶言念來養母故王述曰是用作歌以勞汝乃來念養母也鄭以箋備傳正義曰諗念釋言文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兼之者父也敬為尊愛為親是父兼尊親之道又曰母取其愛表記曰母親而不尊是母至親而尊不至也稱此者解再言將母意以父雖至親猶兼至尊則恩不至故表記曰父尊而不親母以尊少則恩意偏多

故再言之箋正義曰左傳辛伯諗周桓公是以言告周桓公故知諗為告也言故作此詩之歌以養母之志來告於君者言使臣勞苦思親謂君不知欲陳此言來告君使知也實欲陳言云是用作此詩之歌者以此實意所欲言君勞而述之後遂為歌據今詩歌以本之故謂其所欲言為作歌也凡詩述序人言以為歌詩本其言皆曰歌下云歌采薇以遣之此序箋云陳其功苦以歌樂之皆當時直言非歌也後為詩人歌故云歌耳又申傳尊親之意言人之思恒思親者母之慈恩實親多於父文王述使臣之意再言將母亦其臣情之所欲故再言之也易傳者首章云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文連我心是述使臣之辭矣類此而推則是用作歌將母來諗亦序使臣之意既序使臣之意明是用作歌為使臣作此詩之歌其來諗不得不為告也猶君子作歌維以告哀是作歌所以來告不得為念也然臣有勞苦患上不知令君勞使臣言汝曰豈不思歸作歌來告是

明已知其功探情以勞之所以為悅

序曰有功而見知則悅矣此之謂也

四牡五章章五句

序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箋言臣出使能揚君之美延其譽於四方則為不辱命也音義使所吏反注下並同不辱命也一本作不辱君命疏正義曰作皇皇者華詩者言君遣使臣也君遣使臣之時送之以禮樂教以若將不及驅馳而行於忠信之人咨訪於五善言臣出使當揚君之美使遠而有光華焉送之以禮樂即首章下二句盡卒章是也此謙虛訪善直為禮耳而并言樂者以禮樂相將既能有禮敏達則能心和樂易故兼言焉言遠而有光華即首章上二句

是也經序倒者經以君遣使臣主勑使有光華所以得光華者當驅馳訪善故為此次也序以言本送之以禮樂欲使之遠有光華為文之勢故與經不同也知遠之有光華亦是君所戒辭者以首曰皇皇者華而云君遣使臣則知此辭亦君所勑遣也且一篇之詩獨二句非君遣之辭於文不體也文王之臣非不能奉命有光華但此聖君之詩垂示典法君能戒遣使臣所以臣無辱命主美君遣明是君之所勑非說臣之自能矣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傳皇皇猶煌煌也高平曰原下溼曰隰忠臣奉使能光君命無遠無近如華不以高下易其色箋云無遠無近維所之則然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傳駪駪衆多之貌征夫行人也每雖懷和也箋云春秋外傳曰懷私為每懷也和當為私衆行夫既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相稽留則於事將無所及音義煌音皇又音晃駪所巾反疏正義曰此述文王遣使臣之辭言煌煌然而光明者是草木之華於彼原之與隰皆煌煌而光明不以高下而易其色也以言臣之出使當光顯其君常不辱命於彼遐之與邇皆使光揚不以遠近而易其志也汝駪駪衆多之行夫受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以相稽留則於事無所及矣既不稽留恐無所及故當速行驅馳訪善也傳正義曰皇皇猶煌煌者東門之楊曰明星煌煌此猶彼也以華色煌煌為宜故猶之每雖懷和皆本如此此既以每為雖懷為和而下章傳云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王肅以為下傳所言覆說此

也故述毛云使臣之行必有上介衆介雖多内懷中和之道猶自以無所及是以驅馳而咨諏之箋正義曰鄭之此說亦述毛也但其意與王肅異耳案魯語穆叔云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臣聞之曰懷私為每懷是外傳以為懷私故鄭引其文因正其誤云和當為私為和誤也鄭必當為私者晉語姜氏勸重耳之辭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啓處猶懼不及況其縱欲懷安將何及乎西方之書有之云懷與安實病大事鄭詩曰仲可懷也鄭詩之言吾從之矣觀此晉語之文及鄭詩之意皆以懷為私懷之義明魯語所引亦當為懷私不得為和也鄭所以引外傳而破之者以毛傳云懷和是用外傳為義故引而破之言毛氏亦為私也如鄭此意則傳本無每雖二字若每為雖縱使變和為私亦不得與毛同也此既改傳和當為私下復觧傳中和為忠信為之終始立說明其不異毛也葢鄭所據者本無每雖後人以下傳有雖有中和之言下篇每有

良朋之下有每雖之訓因而加之也定本亦有每雖又傳以駪駪為衆多征夫為行人故箋申之言衆行夫既受命當須速行若每人各懷其私意以相稽留則於事將無所及言其將廢失君命後於事機也此實使臣謂之行夫者猶春秋以使者為行人也君遣使一人而已而云衆行夫者使與上介衆介總戒敕之非一故言衆也案聘禮謂使者受命於君唯上介立於其左接聞命衆介則不與此得總敕之者彼受命者所聘之意或國之密事唯使與上介受之故衆介不與聞命至君遣使臣臨塗戒敕雖衆介亦在也如是則烝民亦云征夫捷捷每懷靡及箋為仲山甫戒之與此不同者彼非君遣使臣之歌述美仲山甫之德觀其文勢故與此異耳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箋云如濡言鮮澤也載馳載驅周爰咨諏傳忠信為周訪問於善為咨咨事為諏箋云爰

於也大夫出使馳驅而行見忠信之賢人則於是訪問求善道也音義駒音俱本亦作驕濡如朱反咨本亦作諮諏子須反爾雅云謀也說文云聚謀也疏正義曰此文王教使臣曰我使臣出使所乘之馬維是駒矣所御六轡如汙物之被洗濯濡溼甚鮮澤矣汝當乘是車飾自謂無及則驅馳速行求忠信之賢人咨訪其諏事焉傳正義曰忠信為周訪問於善為咨咨事為諏三章傳云咨事之難易為謀四章傳曰咨禮義所宜為度卒章傳曰親戚之謀為詢此皆出於外傳也左傳曰訪問於善為咨杜預曰問善道也咨親為詢杜預曰問親戚之義也咨禮為度杜預曰問禮宜也咨事為諏杜預曰問政事也咨難為謀杜預曰問患難也惟難一事杜為患難毛為難易不同然患難之事亦須訪其難易理亦不異餘皆與傳同毛據彼傳因以義增而明之其忠信為周一句魯語文也魯語無訪問於

善一句又云咨身為諏咨事為謀與左傳異韋昭以為字誤改從左傳曰才當為事又曰事當為難是也餘與左傳同此四者諏謀度詢俱訪於周而必為此次者以咨是訪名所訪者事故先咨諏事有難易故次咨謀既有難易當訪禮法所宜故次咨度所宜之內當有親疏故次咨詢因此附會其文為先後耳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傳言調忍也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傳咨事之難易為謀音義騏音其忍音刃易夷豉反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傳咨禮義所宜為度音義沃烏毒反沈又於縛反度待洛反注同

我馬維駰六轡既均傳陰白雜毛曰駰均調也載馳載

驅周爰咨詢傳親戚之謀為詢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也箋云中和謂忠信也五者咨也諏也謀也度也詢也雖得此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己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言慎其事音義駰音因詢音荀疏傳正義曰左傳云臣獲五善是也魯語曰重之以六德是傳之所據箋正義曰此箋以毛傳不明贊成其說經云周傳言中和中和周之訓也諏謀度皆咨周而得之則周之中和為己之有故言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者即上每懷靡及是也以君勑使臣云若每人懷私則於事無所及故當自謂無所及也以此篇終故傳於是結之然而外傳云忠信為周不言中和故鄭申言之傳云中和正謂忠信也然則毛傳不言忠信而云中和者

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則中和者秉心塞淵出言允當之謂也然於文中心為忠人言為信是忠信中和事理相類故毛以忠信為中和鄭據成文轉之為忠信也知五者咨也諏也謀也度也詢也者以左傳穆叔先解此五事乃曰臣獲五善故知此為五者也言雖得此於忠信之人者皆於周咨焉故云得之咨出於已非出於彼同云得者由遇彼賢所以得訪故亦為得之於忠信也雖得此五者猶當云已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言慎其事也韋昭云六德謂諏也謀也度也詢也咨也周也案周者彼賢之質不當以周備數也傳云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箋申傳說言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然則箋傳之意以自謂無所及於事是謙虛謹慎以之為一通彼五者為六德不與韋昭同也鄭之此說賛成毛義故鄭志張逸問此箋云中和謂忠信每懷靡及箋云懷私為每懷和當為私而此言忠信愚意似乖也荅曰非也此周之忠信

也已有五德復問忠信之賢人問意以傳言雖有中和自謂無所及謂出於每懷靡及而來箋以破和為私則無復有中和之事今又言中和故怪而問之鄭答曰非也謂此中和非上每懷也此自是周忠信也言中和者義出於周不出於每懷也由此言之則張逸亦不知箋轉和以中毛意謂鄭破和而非傳故有此問鄭答曰非是鄭不易毛也但毛傳質略事又久遠未知鄭之此說上當毛意以否要以觀其答意及箋意必當然也王肅以毛傳云雖有中和者即上每雖懷和是也孫毓亦以為然故其評曰案此篇毛傳上下說自相申成下章傳云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即是上章謂每懷靡及每雖懷和之義也箋既易之於前為說於下云中和謂忠信自是周之訓也何得以釋中和乎上下錯戾不可得通傳義為長徧檢書傳不見訓懷為和假使訓懷為和中字猶無所出外傳言懷者上下文勢皆作私懷之義則鄭氏之言實有所據而今詩本皆有每雖則王肅之

說又非無理鄭王並是大儒俱云述傳未知誰得其旨故兼載申說之焉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序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箋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為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之音義棣大計反字林大內反召上照反為于偽反疏正義曰作常棣詩者言燕兄弟也謂王者以兄弟至親宜加恩惠以時燕而樂之周公述其事而作此詩焉兄弟者共父之親推而廣之同姓宗族皆是也故經云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則遠及九族宗親非獨燕同懷兄弟也序又說所以作此燕兄弟之詩者周公閔傷管叔蔡叔失兄弟相承順之道不能和睦以亂王室至於

被誅使已兄弟之恩踈恐天下見在上既然皆踈兄弟故作此常棣之詩言兄弟不可不親以敎天下之俗焉此序序其由管蔡而作詩意直言兄弟至親須加燕飫以示王者之法不論管蔡之事以管蔡已缺不須論之且所以為隱也此經八章上四章言兄弟光顯急難相須五章言安寧之日始求朋友以明兄弟之重至此上論兄弟由親所以燕之六章始說燕飫即充此云燕兄弟也燕飫禮異飫以非常事燕主歡心故言燕以兼飫卒章言室家相宜由於燕好取其首尾相成也箋正義曰此解所以作常棣之意咸和也言周公閔傷此管蔡二叔之不和睦而流言作亂用兵誅之致令兄弟之恩疏恐天下見其如此亦疏兄弟故作此詩以燕兄弟取其相親也此常棣是取兄弟相親之詩至厲王之時棄其宗族又使兄弟之恩疏召穆公為是之故又重述此詩而歌以親之外傳云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則此

詩自是成王之時周公所作以親兄弟也但召穆公見厲王之時兄弟恩疏重歌此周公所作之詩以親之耳故鄭答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所云誦古指此召穆公所作誦古之篇非造之也此自周公之事鄭輒言召穆公事因左氏所論而引之也左傳曰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屛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周之有懿德如是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捍禦侮莫如親親故以親屛周召穆公亦云是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召公作詩之事也檢左傳止言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封建親戚不言為恩疏作常棣下云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常棣則周公本作常棣亦為糾合宗族可知但傳文欲詳之於後故於

封建之下不言周公作常棣耳末言召穆公亦云明本常棣是周公之辭故杜預云周公作詩召公歌之故言亦云是也此序言閔管蔡之失道左傳言弔二叔之不咸言雖異其意同弔傷也二叔即管蔡也不咸即失道也實是一事故鄭引之先儒說左傳者鄭衆賈逵以二叔為管蔡馬融以為夏殷之叔世故鄭志張逸問此箋云周仲文以左氏論之三辟之興皆在叔世謂三代之末即二叔宜為夏殷末也答曰此注左氏者亦云管蔡耳又此序子夏所為親受聖人足自明矣問者以昭六年左傳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彼叔世者謂三代之末世也則言二叔者亦宜為夏殷之末世故言有周仲文蓋漢世儒者也以為二叔宜為夏殷之末不得為管蔡故問之鄭答注左氏者亦云管蔡謂鄭賈之說也又左傳論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作常棣此序言閔管蔡之失道

故作常棣之意則此云管蔡即傳言云二叔可知故云此序子夏所作親受聖人自足明矣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傳興也常棣棣也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韡韡光明也箋云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拊拊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興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古聲不拊同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傳聞常棣之言為今也箋云聞常棣之言始聞常棣華鄂之說也如此則人之恩親無如兄弟之最厚音義鄂五各反不毛如字鄭改作拊方于反韡韋鬼反常棣棣也本或作常棣移音以支

反又是分反綮爾雅云唐棣移常棣棣作移者非不拊同不音如字又芳浮反二聲相近也拊亦作跗前注同一云不亦方于反

疏正義曰毛以為常棣之木華鄂鄂然外發之時豈不韡韡而光明乎以衆華俱發實韡韡而光明以興兄弟衆多而相和睦豈不強盛而有光暉乎言兄弟和睦實強盛而有光暉也兄弟和睦則強盛如是然則凡今時天下之人欲致此韡韡之盛莫如兄弟之相親言兄弟相親則致榮顯也鄭以為華下有鄂鄂下有拊言常棣之華與鄂拊韡韡然甚光明也由華以覆鄂鄂以承華華鄂相承覆故得韡韡然而光明也華鄂相覆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然則凡今時之人恩親無如兄弟之最厚也傳正義曰常棣棣釋木文也舍人曰常棣一名棣郭璞曰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是也此與唐棣異木故爾雅別釋鄂猶鄂鄂者以華之狀宜言鄂鄂故重言之言外發也謂華聚而發於外也韡韡華之貌華非一色故云光明靜女云

形管有煒文與彤連故云煒亦貌王述之曰不韡韡言韡韡也以輿兄弟能內睦外禦則强盛而有光燿若常棣之華發也箋正義曰以鄂文承華下故為承華曰鄂也又古聲不拊同不在鄂下宜為鄂足故知當作拊拊為鄂足也以鄂足比於弟華比於兄鄂既承華文與拊連則鄂拊同比弟也言鄂足得華之光明是弟得兄榮也又曰恩義之顯亦韡韡然則兄亦得弟之助兄弟之相佐猶華鄂之相承覆也易傳者以華之外發取衆多為義未若取相承覆為喻辭理切近故不從毛也傳正義曰聞常棣之言為今也傳以凡今者多對古之稱故辨之既聞常棣之說則知兄弟宜相親故以聞常棣之言為今謂從今以去宜相親也王述之曰管蔡之事以次而為常棣之歌為來今是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傳威畏懷思也箋云死喪可畏怖

之事維兄弟之親甚相思念原隰裒矣兄弟求矣傳裒聚也求矣言求兄弟也箋云原也隰也以相與聚居之故故能定高下之名猶兄弟相求故能立榮顯之名音義怖普故反裒蒲侯反疏正義曰言兄弟之恩至厚有死喪可畏怖之事維兄弟之親甚相思念餘人則不能也兄弟相念如是則當求以相助不得疏也原與隰同聚矣猶兄弟相求矣原隰以聚居之故故能定高下之名兄弟以相求之故故能立榮顯之譽所以相求矣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傳脊令雝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耳急難言兄弟之相救於急難箋云雝渠水鳥

而今在原失其常處則飛則鳴求其類天性也猶兄弟之於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傳況玆永長也箋云每有雖也良善也當急難之時雖有善同門來玆對之長嘆而已音義脊井益反亦作即又作鶺皆同令音零本亦作鴒同難如字又乃旦反注同搖音遙又餘照反處昌慮反況或作兄非也嘆吐丹反又吐旦反以協上韻疏正義曰脊令者水鳥當居於水今乃在於高原之上失其常處以喻人當居平安之世今在於急難之中亦失其常處也然脊令既失其常處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此則天之性以喻兄弟既在急難而相救亦不能自舍亦天之性於此急難之時雖有善同門來玆對也唯長嘆而已不能相救言朋友之情甚而不如兄弟是宜相親也傳正義曰脊令雖渠糴鳥文

也郭璞曰雀屬也陸璣云大如鷃雀長脚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是也小宛篇曰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是脊令飛則鳴也脊令既失其常處飛則鳴行則搖動其身不能自舍以喻兄弟相救於急難亦不能自舍然而此經直云在原與急難何知不正以在原喻在急難而已而必知急難謂救於急難者正以上章孔懷下章禦侮是相助之事以此類之故知為相救於急難也但脊令不能自舍之貌猶可言故云飛則鳴行則搖兄弟相救之貌不可言故直云相救耳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傳鬩很也箋云禦禁務侮也兄弟雖內鬩而外禦侮也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傳烝填戎相也箋云當急難之時雖有善同門來久也猶無相助

已者古聲塡寘塵同音義鬩許歷反牆本或作廧在良反禦魚呂反務如字爾雅云侮也讀者又音侮此從左傳及外傳之文很很戶墾反烝之承反塡依字音田與寘同又依古聲音塵塵久也故箋申之云古聲塡寘塵向相如字又息亮反下同疏正義曰兄弟之親不能相遠言兄弟或有自不相得可鬩很於牆內若有他人來侵侮之則同心合意外禦他人之侵侮於此他人侵侮之時雖有善同門來見之雖久也終無相助之事唯兄弟相助耳言兄弟之恩過於朋友也云良朋者以大名言之其實同志之友故下章曰不如友生論語云有朋自遠方來亦其朋者也散文朋友通也定本經御作禦訓為禁集注亦然俗本以傳禦為御爾雅無訓疑俗本誤也傳正義曰很者忿爭之名故曲禮曰很毋求勝是也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傳兄弟尚恩

怡怡然朋友以義切切然箋云平猶正也安寧之時以禮義相琢磨則友生急音義切切然定本作切切偲偲然琢陟角反疏正義曰室家安寧身無急難則當與朋友交切磋琢磨學問脩飾以立身成名兄弟之多則尚恩其聚集則熙熙然不能相勵以道朋友之文則以義其聚集切切節節然相勸競以道德相勉勵以立身使其日有所得故兄弟不如友生也切切節節者相切磋勉勵之貌論語云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注云切切勸競貌怡怡謙順貌此熙熙當彼怡怡節節當彼偲偲也定本熙熙作怡怡節節作偲偲依論語則俗本誤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傳儐陳飫私也不脫屨升堂謂之飫箋云私者圖非常之事若議大疑於堂則有飫禮焉

聽朝為公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傳九族會曰和孺屬也王與親戚燕則尚毛箋云九族從已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也屬者以昭穆相次序音義儐賓胤反飫於慮反朝直遙反樂音洛下皆同孺本亦作孺如具反疏正義曰上章已來說兄弟宜相親故此章言王者親宗族也王有大疑非常之事與宗族私議而圖之其時則陳列爾王之籩豆為飲酒之飫禮以聚兄弟宗族為好焉為此飫及燕禮之時兄弟既已具集矣九族會聚和而甚欣樂且復骨肉相親屬也言由王親宗族故宗族亦自相親也傳正義曰飫私釋言文孫炎曰飫非公朝私飲酒也周語有王公立飫又曰立成禮烝而已飫既為私不在公朝在路門內也酒肉所陳不宜在庭則在堂矣燕禮云皆脫屨乃升堂少儀云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是燕由坐而脫

饜明飫立則不脫矣故云不脫饜升堂謂之飫箋正義曰此解飫為私之意也以私在路寢堂上故謂之私若聽朝則為公事對公故言私也知飫禮為圖非常議大疑者以周語云王公之有飫禮將以講事成禮建大德昭大物言講事昭物是有所謀矣明圖非常議大疑而為飫禮也周語曰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燕饗則有殽烝又曰飫以顯物燕以合好則飫燕禮異序曰燕兄弟此陳飫者圖非常議大疑乃有飫禮則飫大於燕燕亦是王於族親之禮故陳之示親親也飫禮議其大疑則婦人不與立以成禮則不必和樂下章云妻子好合此傳曰王與族人燕則尚毛以此詩飫燕雜陳故下箋云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是此章之中兼燕禮矣上二句為飫下二句為燕飫陳籩豆燕言兄弟互以相兼也傳正義曰孺屬釋言文李巡曰孺骨肉相親屬也中庸曰燕毛所以序齒文王世子曰公與族人燕則以齒而孝悌之道達矣王與宗族之人

燕以毛髮年齒為次第也司儀曰王燕則諸侯毛亦謂同姓諸侯也故彼注云謂以髮鬢為坐朝事尊尊尚爵燕則親親尚齒云親親是燕同姓明矣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箋云好合志意合也合者如鼓瑟琴之聲相應和也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傳翕合音義好呼報反應應對之應和胡卧反翕許急反湛啓南反又作耽韓詩云樂之甚也

疏正義曰上章並陳飲燕之禮此又論內外之歡也王與族人燕於堂上則后與宗婦燕於房中王之族人見王燕其宗族知王親之皆傚王親親與其妻子自相和好志意合和如鼓瑟琴相應和於時兄弟既會聚矣其族人非直內和妻子又九族和好忻樂而且

湛又以盡歡也箋正義曰此解天子自燕宗族兄弟所以得致妻子好合之意以其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而燕故有妻子也宗婦者謂同宗卿大夫之妻也內宗者同宗之內女嫁於卿大夫者春秋莊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大夫宗婦覿用幣謂之宗婦明是宗族之婦也故賈杜皆云宗婦同姓大夫之婦襄二年傳曰葬齊姜齊侯使諸姜宗婦來會葬諸姜謂齊同姓之女宗婦謂齊同姓之婦是同姓大夫之婦名為宗婦也周禮春官序官云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注云內女王同姓之女謂之內宗有爵其嫁於大夫及士者是王同姓之女名為內宗也天子燕宗族之禮亡所以知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從后者湛露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傳曰夜飲私燕也宗子將有事族人皆入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媟宗也箋云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為說耳然則天子燕同姓諸侯之禮猶宗子燕族人則天子燕宗族兄弟

為朝廷臣者如宗子於族人可知案特牲饋食禮祭末乃曰徹庶羞設於西序下注云為將餕去之庶羞主為尸非神餕也尚書傳曰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已而與族人飲也此徹庶羞置西序下者為將以燕飲與然則自尸祝至於兄弟之庶羞宗子與族人燕飲於堂內賓宗婦之庶羞主婦以燕飲於房也鄭以彼特牲是宗子之祭禮族人及族婦皆助故經云宗婦執兩籩宗婦贊豆是宗婦及族人俱助宗子之祭及至末族人既為宗子所燕明宗婦亦主婦燕之可知也且上文庶羞尸祝兄弟之等男子有庶羞宗婦及內賓婦人亦有庶羞今直云徹庶羞明二者俱徹二者俱燕也故云祝至於兄弟之庶羞宗子以與族人燕飲於堂內賓宗婦之庶羞主婦以與燕飲於房中也曲禮曰男女不雜坐謂男子在堂上女子在房故族人在堂宗婦在房也宗婦得與於燕明內宗亦與其中可知宗子之禮既然故知天子燕族人之

禮亦然故云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此證妻子止當言宗婦幷言內宗者內宗宗婦之類因言之此后燕及妻而連言子者此說族人室家和好其子長者從王在堂孩稚或從母亦在兼言焉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傳帑子也箋云族人和則得保樂其家中之大小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傳究深圖謀亶信也箋云女深謀之信其如是音義帑依字吐蕩反經典通為妻帑字今讀音奴亶都但反　疏正義曰王親宗族而與之燕族人化王莫不和睦則宗族同心人無侵侮然後宜汝之室家保樂汝之妻子矣若族人不和忿鬩自起外見侵侮內不相救則不能保其大小家室危焉汝於是深思之於是善謀之信其然者否乎既宗族須和若是不可不親焉王所以燕之也傳正義曰上云妻子好合子即此

帑也左傳曰秦伯歸其帑書曰予則帑戮汝皆是子也

常棣八章章四句

序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疏正義曰作伐木詩者燕朋友故舊也又言所燕之由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王者既能内親其親以使和睦又能外友其賢而不棄不遺忘久故之恩舊而燕樂之以此化民於上民則效之於下則民德皆歸於淳厚不澆薄矣朋是同門之稱友為同志之名故舊即昔日之朋友也然則朋友新故通名故舊唯施久遠此云朋友可以兼故舊而並言之者此說文王新故皆燕故與其文友

賢不棄燕朋友也不遺故舊是燕故舊也舊則不可更擇新交則非賢不友故變朋友云友賢也燕故舊即二章卒章上二句是也燕朋友即二章諸父諸舅卒章兄弟無遠是也經序倒者經以主美文王不遺故舊為重故先言之而後言父舅及兄弟見父舅亦有故舊也序以經雖主燕故舊而故舊亦朋友故先言朋友以見總名而又別言故舊以明其為二事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即序首章之事因文王求友而廣言貴賤也經以由須朋友而燕之故先論求友之由序則以詩本主燕所以倒也二章卒章所陳皆為燕食說王不得不召父舅又於兄弟陳王之恩皆是燕朋友故舊也經兼陳食禮而序不言亦舉其歡心足以兼之其親親以下因說王者立法且明次篇之義親親以睦指上常棣燕兄弟也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即此篇是也常棣雖周公作既納之於治內之篇故為此次以示法是此篇皆有義意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傳興也丁丁伐木聲也嚶嚶驚懼也箋云丁丁嚶嚶相切直也言昔日未居位在農之時與友生於山巖伐木為勤苦之事猶以道德相切正也嚶嚶兩鳥聲也其鳴之志似於有友道然故連言之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傳幽深喬高也箋云遷徙也謂鄉時之鳥出從深谷今移處高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傳君子雖遷於高位不可以忘其朋友箋云嚶其鳴矣遷處高木者求其友聲求其尚在深谷者其相得則復鳴嚶

嚶然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傳矧況也箋云相視也鳥尚知居高木呼其友況是人乎可不求之神之聽之終和且平箋云以可否相增減曰和平齊等也此言心誠求之神若聽之使得如志則友終相與和而齊功也音義丁陟耕反嚶於耕反喬其驕反鄉本又作嚮同許亮反復扶又反相息亮反注同疏正義曰毛以為有人伐木於山阪之中矧尸忍反丁丁然為聲鳥聞之嚶嚶然而驚懼以興朋友二人相切磋設言辭以規其友切切節節然其友聞之亦自勉勵猶鳥聞伐木之聲然也鳥既驚懼乃飛出從幽谷之中遷於高木之上以喻朋友既自勉勵乃得遷升於高位之上鳥既遷高木之上又嚶嚶然其

為鳴矣作求其友之聲以喻君子雖遷高位而亦求其故友所以求之者視彼鳥之無知猶尚作求其友之聲況人之有知矣焉得不求其友生乎君子為此而求友也既居高位而不忘故友若神明之所聽祐之則朋友終久必志意和且功業平鄭以為此章追本文王幼少之時結友之事言文王昔日未居位之時與友生伐木於山阪丁丁然為聲也於時雖處勤勞猶以道德相切直時有兩鳥在傍嚶嚶然而鳴此鳥之鳴似朋友之相切故連言之此鳥乃出從幽谷之中遷於高木之上又復嚶嚶然為其鳴矣作求其友之聲然視彼鳥矣猶作其求友之聲況是人何得不求其友生乎故文王所以求友生也大意與毛同唯不興為異耳傳正義曰此丁丁文連伐木故知伐木聲下云出自幽谷遷於喬木則木是其鳥驚懼而飛遷矣故知嚶嚶然驚懼言此鳥為驚懼而鳴耳嚶嚶非驚懼之聲也故下云嚶其鳴矣不復驚懼鳴亦嚶是也然釋訓云丁丁嚶嚶相切直也傳

意以此伐木鳥鳴喻相切直之事今傳解詩經之文耳爾雅徑訓興喻之義釋訓云顒顒卬卬君之德也藹藹萋萋臣盡力也皆徑釋其義不釋詩文王肅亦云鳥聞伐木驚而相鳴嚶嚶然故曰丁丁嚶嚶相切直以興朋友切切節節其言得傳旨也言相切直者謂切磋相正直也箋正義曰箋全引釋訓之文具解丁丁嚶嚶之義與傳同也故下即云嚶嚶兩鳥聲丁丁亦是伐木聲也故郭璞曰丁丁斫木聲嚶嚶兩鳥鳴但正伐木鳥鳴時有此相切直之義故總言丁丁嚶嚶為相切直言未居位謂未居諸侯之位在於農畝時山巖者以下云伐木于阪故知山傍巖崖之處故云山巖也箋必以為文王身與友生伐木者以爾雅云丁丁嚶嚶相切直自此以下陳鳥鳴求友無相切直之義則伐木之時相切直也而下二章釃酒文連伐木是酒為伐木而設即伐木之人是朋友矣朋友既親伐木明文王與之俱行故知親在農禮記注士之子食祿不免農則大夫以上子免農

矣時文王為諸侯世子而在農者案史記周本紀大王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則文王在大王之時年已長大是諸侯世子之子耳大王初遷於岐民稀國小地又隘險而多樹木或當親自伐木所以勸率下民不可以禮論也言嚶嚶兩鳥者以相切直若一鳥不得有相切故郭璞曰嚶嚶兩鳥鳴以喻朋友切磋相正是以義勢便為兩鳥其實一鳥之鳴亦嚶嚶也故知嚶其鳴矣是一鳥也又解鳥鳴與伐木文連之意以文王相切直之時此兩鳥共鳴亦似朋友之相切磋及其遷處高木嚶鳴相求又似朋友之相求故下觀之以為喻此鳴之志似於有朋友之道故連言之葛覃因以黃鳥為興亦此類也

伐木許許釃酒有䕸傳許許柹貌以筐曰釃以藪曰湑

䕸美貌箋云此言前者伐木許許之人今則有酒而釃

之本其故也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傳羜未成羊也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國君友其賢臣大夫士友其宗族之仁者箋云速召也有酒有羜令以召族人飲酒寧適不來微我弗顧傳微無也箋云寧召之適自不來無使言我不顧念也於粲洒埽陳饋八簋傳粲鮮明貌圓曰簋天子八簋箋云粲然已灑撲矣陳其黍稷矣謂為食禮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傳咎過也音義許沈呼古反釃徐所宜反又所餘反

葛洪所寄反謂以筐盝酒盝音鹿藇音叙又羊汝反柎孚廢反又側几反數素口反湑思叙反羜直呂反於如字舊音烏綵采旦反酒所懈反徐所寄反埽素報反饋其位反簋居偉反灑所蟹反又所懈反揆本又作拚甫問反食音嗣

疏正義曰毛以為伐木其柎許許然故鳥驚而飛去以喻朋友之相勸故德進而業脩也此所與切磋之故舊今以筐釃其酒有藇然而美與之燕飲焉王非直燕其故舊又既有肥羜之羊以召朋友諸父而燕之俱有羊酒各舉其一也王意又殷勤諸父兄弟必盡召之王言曰寧召之適自不來則已無得不召之使言我不顧念之而懷怨也於是綵然洒埽其室庭陳飲食之饋黍稷之等有八簋也既有肥腯之牡以召諸舅而食之寧召之適自不來則止無使懷怨令我有咎過焉言王厚其朋友故舊為設燕食兼有焉鄭以饗時與文王伐木許許之人文王有酒而飲之本其昔日之事也餘同傳正義曰以許許非聲之狀故為柎貌上

言丁丁之聲下言於阪之處互以相通明在阪伐之為聲而有椓也以筐曰釃以數曰湑者筐竹器也數草也釃酒者或用筐或用草於今猶然毛氏蓋相傳為說因釃言湑逆觧下文用草者用茅也傳僖四年左傳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是也釋畜云未成羊曰羜郭璞曰今俗呼五月羔為羜是也傳以經稱諸父舅序云燕朋友故舊則此父舅是文王之朋友也禮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故曰諸父諸舅也禮記注云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辭也覲禮說天子呼諸侯之義曰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國則曰叔父異姓則曰叔舅是天子稱諸侯也左傳隱公謂臧僖伯曰叔父有憾於寡人鄭厲公謂原繁曰顧與伯父圖之禮記衛孔悝之鼎銘云公曰叔舅是諸侯稱大夫父舅之文也諸侯則國有大小之殊大夫唯以長幼為異故服虔左傳注云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曰叔父是也然則諸侯謂

異姓大夫長者亦當為伯舅但經傳無其事耳公羊傳曰王者之後稱公大國稱侯皆千乘小國稱伯子男左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分五等為二節皆以公侯為上等伯子男為下等明大邦謂公侯小邦謂伯子男其稱牧伯則異曲禮曰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東西二伯又曰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禮記注云牧尊於大國之君而謂之叔父避二伯也亦以此為尊禮或損之而益謂此類也言由避二伯故稱叔因以別異大邦之君亦以損其稱而更益其尊故云損之而益也齊太公為王官之伯左傳云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太公佐我先王是稱太公為伯舅也及齊桓公興霸功王又以二伯之禮命之僖九年傳曰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使孔賜伯舅胙是也周公亦是分陝之伯而魯頌云王曰叔父者以其實成王叔父以本親言之也其晉文公亦有霸功而王策

命辭云王曰叔父者齊桓晉文雖俱有覇功天子賜命皆本其祖太公受二伯命故還以二伯之禮賜桓公唐叔本受州牧之命故還以州牧之禮命文公故唐叔文公但稱叔父左傳周景王謂籍談曰叔父唐叔是唐叔亦受州牧之禮而稱叔父也僖二十四年傳王出適鄭使來告難曰敢告叔父謂魯為叔父成二年傳王告鞏朔曰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謂晉為叔父也昭七年王使追命衛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是謂衛為叔父也是晉與魯衛王皆呼之為叔父昭九年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伯父惠公歸自秦又謂晉侯為伯父由此觀之魯衛為大國而稱叔父晉國之中伯叔俱稱不同者以魯雖周公之後周公位冢宰為東伯而周公不之國故事繫伯禽左傳曰燮父禽父王孫牟並事康王三國俱以令德作王卿明兼州牧矣燮父唐叔之子王孫牟康叔之子康叔稱叔父是為州牧尚書酒誥命康叔之辭曰明大命于妹邦鄭云康叔為連屬之監則

康叔後或為州牧燮父王孫牟或各繼其父為州牧也伯禽作費誓專征徐戎為方伯可知三國並為大國王室之親又皆二伯之後尊而異之所以皆稱叔父焉晉又稱伯父者以晉既大國世作盟主故變稱伯父耳尚書文侯之命王曰父義和平王得文侯夾輔周之勲尤親之而直稱父也天子稱朝廷公卿則無文蓋有爵者自依諸侯之例無爵者亦應以此長幼稱伯父叔父大夫以下位卑其稱父舅與否無文以明之此傳以及下經父舅兼有解天子所呼父舅之文以諸侯於大夫猶天子於諸侯同有父舅之名故連釋之焉既此篇燕朋友而呼父舅是父舅為天子朋友事自明矣因天子有交友之義已釋諸侯亦有父舅故亦因解國君友其賢臣并及大夫友其宗族之仁者云仁賢者明尊卑之交非賢不友故也定本無宗字箋正義曰此有酒有羜名族人飲之蓋是燕禮非饗也何者聘禮注云饗謂亨太牢以飲賓也今此唯肥羜而已是非饗禮明矣今燕禮

者是諸侯燕其羣臣及賓客之禮禮記云其牲狗不用羊豕此云有肥羜者天子之禮異於諸侯也宣十六年左傳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王室之禮是天子燕饗之禮異於諸侯牲亦不同也儀禮特牲少牢聘禮公食之等皆以簋盛黍稷則八簋是黍稷之器故云陳其黍稷謂為食禮案周官掌客職五等諸侯簋皆十二又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八簋此天子云八簋者據待族人設食之禮其掌客所云謂飧饔餼之大禮公食大夫是諸侯食大夫之禮若曰食特牲者二簋少牢者四簋故玉藻云少牢五俎四簋然則太牢者六簋上肥羜釃酒為燕禮此為食禮互陳之也知是食禮者燕禮主於飲酒無飯食則此簋盛黍稷是食禮可知周禮地官舂人云凡饗食供食米則饗禮有黍稷矣但饗主於飲不主於食此經不言酒殽獨陳八簋假令與上釃酒并為一事亦不得為饗禮何者饗烹太牢以飲賓不得用未成羊羜也但於肥羜之下既言以速諸父又別

言於粲洒埽以速諸舅明二者各為一禮上句為燕下句為食燕言諸父食言諸舅互文以相通也推此明亦燕有饗矣但文不見饗耳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傳衍美貌箋云此言伐木于阪亦本之也籩豆有踐兄弟無遠箋云踐陳列貌兄弟父之黨母之黨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傳餱食也箋云失德謂見謗訕也民尚以乾餱之食獲愆過於人況天子之饌反可以恨兄弟乎故不當遠之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傳湑茜之也酤一宿酒也箋云酤買也此族人陳王之恩

也王有酒則泲莤之王無酒酤買之要欲厚於族人坎坎鼓我蹲蹲舞我傳蹲蹲舞貌箋云為我擊鼓坎坎然為我興舞蹲蹲然謂以樂樂已迨我暇矣飲此湑矣箋云迨及也此又述王意也王曰及我今之閒暇共飲此湑酒欲其無不醉之意音義餱音侯爾雅云餥餱食也愆起虔反訕所諫反饌士戀反遠于萬反亦如字湑本又作醑思敘反酤毛音户說文同鄭音顧又音沽莤所六反與左傳縮酒同義謂以茅泲之而去其糟也字從草泲子禮反坎如字說文作竷音同云舞曲也蹲七旬反本或作墫同爾雅云喜也說文云士舞也從士尊為于偽反下同樂樂上音岳下音洛迨音待閒音閑疏正義曰毛以為伐木於阪

以驚鳥喻朋友切磋以成道也由朋友相成如此故今以筐釃其酒有衍然而美以燕之既有酒矣又籩豆有踐然行列而陳之矣兄弟親戚無有疏遠皆使召之而與之燕也王又自言已不可不召族人之意下民之失德見謗訕者以何故乎正由乾餱之食不分於人以獲愆過乾餱之食尚以獲愆況天子之饌可不召親戚令之恨乎故盡召而燕之族人陳王之恩言王有酒則湑泲之以飲我王無酒則卒造一宿之酤酒以與我於時坎坎然擊鼓以娛我蹲蹲然興舞以樂我是王恩甚厚矣王又謂族人曰汝族人令日正及我閑暇矣共汝飲此湑酒矣言已率有閑暇而為此飲其意欲令族人無不醉是王之恩厚也鄭以伐木於阪亦本之酤買為異餘同箋正義曰以上言諸父為父黨則諸舅為母黨此言兄弟總上父舅二文故知父黨母黨也禮有同姓異姓庶姓同姓王之同宗是父之黨也異姓王舅之親庶姓與王無親者天子於諸侯非同姓皆曰舅不由有親

無親則舅文又以燕庶姓矣其中容有舅甥之親故通言母之黨也父黨母黨得同曰兄弟者兄弟是相親之辭因推而廣之異姓亦得言之故釋親云父之黨為宗族母與妻之黨為兄弟是母黨為兄弟之文也此不言妻黨者以舅是母黨之稱故特言母耳其實妻黨亦曰兄弟釋親又曰妻之父為婚兄弟壻之父為姻兄弟是也兄弟必兼言母黨者以甥舅之親與同姓等故頍弁諸公刺王不能燕樂同姓而經曰豈伊異人兄弟甥舅是也若然兄弟總辭而下箋獨言族人陳王之恩者以兄弟雖父黨兼言母黨而父黨為正故下特云族人也此燕朋友故舊非燕族人據族人為朋友者互說耳舉族可以兼異姓及庶姓矣反可以恨兄弟乎定本恨作限恐非也傳正義曰毛以為言無酒明是卒為之故云一宿酒盖於時有之箋以經傳無名一宿酒為酤者既有一宿之酒不得謂之無酒論語云酤酒市脯不食是古買酒為酤酒故易之為酤買也箋正義曰兄弟陳王

之厚已使人為之鼓舞言為我者以樂由已而故作也禮記天子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冕而總干親在舞位知此非王自舞者食三老五更重禮示敬故王親舞之此與故舊燕樂不當王親舞也若言王身親舞豈亦親擊鼓乎以此知使人為之

伐木六章章六句

序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箋下下謂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臣亦宜歸美於王以崇君之尊而福祿之以答其歌

音義下下俱戶嫁反注下下及下臣同 疏正義曰作天保詩者言下報上也謂臣下作詩歌君

之美言天保神祐福祿所鍾君雖實然由臣所詠是臣下歸美以報其上序又申之言君能下其臣下燕饗遣勞謂鹿鳴至伐木之歌以成其國之政教故臣亦宜歸美於君作天保之歌以報答其上焉然詩者志也各自吟咏六篇之作非是一人而已此為答上篇之歌者但聖人示法義取相成此鹿鳴至伐木於前此篇繼之於後以著義非此故答上篇也何則上五篇非一人所作又作彼者不與此計議何相報之有鄭云亦宜者示法耳非故報也此此篇六章皆言王受多福是歸美之事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傳固堅也箋云保安爾女也女王也天之安定女亦甚堅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注俾使單信也或曰單厚也除開也箋云單盡也天使女盡厚

天下之民何福而不開皆開出以予之俾爾多益以莫不庶傳庶衆也箋云莫無也使汝每物益多以是故無不衆也音義俾必以反單毛都但反鄭音丹除治慮反注同疏正義曰毛於單字自作爾解以為作者見時人物得所王業日隆歌而稱之以告王言天之安安定汝王位亦甚堅固矣何者天使汝誠信愛厚天下臣民即知何等福不開出與之天又使汝天下每物皆多有所益以是之故物無不衆多也每物衆多是安定汝王位甚堅固也毛又云單厚者天使汝以厚德厚天下耳鄭以為盡厚天下為異餘同言亦孔之固亦語辭猶不亦宜乎箋正義曰此章言福謂王得福也下章乃言臣民受天祿耳王能厚愛下民德當天意然後天降之福但王能布德亦天為之故云天使汝盡厚天下之民何福而不開言何廣辭故云皆開出予之言開

者若有閉藏蓄積今開出之然此云開出予之據天授與王下言受天百祿據臣受天祿亦相通也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傳戩福穀祿罄盡也箋云天使女所福祿之人謂羣臣也其舉事盡得其宜受天之多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傳云遐遠也天又下予女以廣遠之福使天下溥蒙之汲汲然如日且不足也音義戩子淺反汲已及反疏正義曰言天安定汝之王位故使汝所福祿之人朝廷羣臣等盡無有不宜其舉事皆得其所而受天百祿羣臣之外天又下與汝廣遠之福及天下之民汲汲而欲下之維恐日且不足言天之使汝臣民俱受天福是安定汝也羣臣受王爵位故謂羣臣為汝所授福祿之

人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傳云興盛也無不盛者使萬物皆盛草木暢茂禽獸碩大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傳言廣厚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箋云此言其福祿委積高大也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傳云川之方至謂其水縱長之時也萬物之收皆增多也音義縱足用反長張丈反疏傳正義曰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釋地文李巡曰高平謂土地豐正名為陸土地獨高大名曰阜最大名為陵箋正義曰委積高大言所委聚所累積而高大也地官遺人注云少曰委多曰積者以遺人掌米粟有

限言三十里有委五十里有積對例故為少多耳此則無例也

吉蠲為饎是用孝享傳吉善蠲絜也饎酒食也享獻也箋云謂將祭祀也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傳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公事也箋云公先公謂后稷至諸盩君曰卜爾萬壽無疆傳君先君也尸所以象神卜予也箋云君曰卜爾者尸嘏主人傳神辭也音義蠲古玄反舊音圭饎尺志反享許丈反禴本又作礿餘若反祠嗣絲反烝之丞反盩直留反周大王父名𩕳居良反嘏古雅反傅直專反疏正義曰毛以王既為天安定民事已成乃善絜為酒食之饌是用致孝敬之心而獻之所獻者將以

為禴祠烝嘗之祭往事其先王由王齊敬絜誠神歆降福先君之尸嘏于主人曰予爾萬年之壽無有疆畔境界言民神俱悅所以能受多福也鄭以公為先公言為此禴祠烝嘗之祭於先公先王之廟也餘同箋正義曰謂將祭祀者以下文始云禴祠烝嘗故知將祭祀致其意傳正義曰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釋天文孫炎曰祠之言食礿新菜可汋嘗嘗新穀烝進品物也若以四時當云祠禴嘗烝詩以便文故不依先後此皆周禮文自殷以上則禴禘嘗烝王制文也至周公則去夏禘之名以春禴當之更名春曰祠故禘祫志云王制記先王之法度宗廟之祭春曰禴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祫為大祭於夏於秋於冬周公制禮乃改夏為禴禘又為大祭祭義注云周以禘為殷祭更名春曰祠是祠禴嘗烝之名周公制禮之所改也若然文王之詩所以已得有制禮所改之名者然王者因革與世而遷事雖制禮大定要亦所改有漸易曰不如西鄰之禴祭鄭注為

夏祭之名則文王時已改言周公者據制禮大定言之耳公事釋詁文箋正義曰毛以上雖言獻之未是祭時故以公為事舉先王公從可知也鄭以孝享已致其意文王之祭實及先公故以為先公也經於公上不言先者以先王在公後王尚言先則公為先可知故省文以宛句也先公謂后稷至諸盩俗本皆然定本云諸盩至不窋疑定本誤中庸注云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司服注云先公不窋至諸盩天作箋云諸盩至不窋所以同是先公而注異者以周之所追太王以下其太王之前皆為先公而后稷周之始祖其為先公書傳分明故或通數之或不數之此箋后稷至諸盩中庸注組紺以上至后稷也組紺即諸盩太王父也一上一下同數后稷也司服注不窋至諸盩天作箋諸盩至不窋亦一上一下不數后稷皆取便通無義例也何者以此及天作俱為祭詩同有先王先公義同而注異無例明矣此歌文王之事又別時祭之名文王時祭所及先公不過組

紺亞圉后稷而已言后稷至諸盩者傳以公為事箋易之為先公因廣舉先公之數以明易傳之意不謂時祭盡及先公也傳正義曰以經陳祭事故君為先君也言曰卜爾是語辭故知尸也而稱君者尸所以象神由象先君之神傳先君之意以致福故箋申之云君曰卜爾者尸嘏主人傳神辭也即少牢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之等是傳神辭嘏主人也尸神象郊特牲文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傳弔至詒遺也箋云神至者宗廟致敬鬼神著矣此之謂也**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傳質成也箋云成平也民事平以禮飲食相燕樂而已**羣黎百姓徧為爾德**傳百姓百官族姓也箋云黎衆也羣衆百

姓徧為女之德言則而象之音義弔都歷反詒以之反遺唯季反樂音洛徧音遍疏正義曰此承上厚人事神之後反而本之言王已致神之來至矣遺汝王以多福又使民之事平矣日用相與飲食為樂其羣衆百姓之臣徧皆為汝之德言法效之汝既人定事治羣下樂德是為天安定王業使君聖臣賢上下皆善也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傳恒弦升出也言俱進也箋云月上弦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傳騫虧也如松栢之茂無不爾或承箋云或之言有也如松栢之枝葉常茂盛青青相承無衰落也音義恒本亦作緪同

古鄧反沈古桓反騫起虔反疏正義曰上章天安王位此章説堅固之狀言王德位日隆有進無退如月之上弦稍就盈滿如日之出稍益明盛王既德位如是天定其基業長久且又堅固如南山之壽不騫虧不崩壞故常得隆盛如松柏之木枝葉恒茂無不於爾有承如松柏之葉新故相承代常無彫落猶王子孫世嗣相承恒無衰也箋正義曰弦有上下知上弦者以對如日之升是益進之義故知上弦矣日月在朔交會俱右行於天日遲月疾從朔而分至三日月去日已當二次始死魄而出漸漸遠日而月光稍長八日九日大率月體正半昏而中似弓之張而弦直謂上弦也後漸進至十五十六日月體滿與日正相當謂之望云體滿而相望也從此後漸虧至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亦正半在謂之下弦於後亦漸虧至晦而盡也以取漸進之義故言上弦不云望集本

定本緪字作恒

天保六章章六句

序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箋文王為西伯服事殷之時也昆夷西戎也天子殷王也戍守也西伯以殷王之命命其屬為將率將戍役禦西戎及北狄之難歌采薇以遣之杕杜勤歸者以其勤勞之故於其歸歌杕杜以休息之音義薇音微昆本又作混古門

反玁本或作獫音險狁音允本亦作允難乃旦反注皆同將子亮反率所類反本亦作帥同注及後篇將率皆同勞力報反後篇勞還皆同杕大計反 疏 正義曰作采薇詩者遣戍役也戍守也謂遣守衛中國之役人文王之時西方有昆夷之患北方有玁狁之難來侵犯中國文王乃以天子殷王之命命其屬為將率遣屯戍之役人北攘玁狁西伐西戎以防守扞衛中國故歌此采薇以遣之及其還也歌出車以勞將帥之還歌杕杜以勤戍役之歸是故作此三篇之詩也昆夷言患玁狁言難患難一也變其文耳患難者謂與中國為難非獨周也故即變云守衛中國明中國皆被其患不獨守衛周國而已此與出車五言玁狁唯一云西戎序先言昆夷者以昆夷侵周為患之切故先言之玁狁大於西戎出師主伐玁狁故戒勑戍役以玁狁為主而略於西戎也言命將帥遣戍役者將無常人臨事命卿士為之故云命也其戍

役則召民而遣之不特加命故云遣也命將帥所以率戍役而序言遣戍役者以將帥者與君共同憂務其戍役則身處卑賤非有憂國之情不免君命而行耳文王為恤之情深殷勤於戍役簡略將帥故此篇之作遣戍役為主上三章遣戍役之辭四章五章以論將帥之行為率領戍役而言也卒章總序往反六章皆為遣戍役也以主遣戍役故經先戍役後言將帥其實將帥尊故序先言命將帥後言遣戍役言歌采薇以遣之者正謂述其所遣之辭以作詩後人歌因謂本所遣之辭為歌也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不言歌者蒙上歌文也勤勞一也勞者陳其功勞勤者陳其勤苦但變文耳還與歸一也還謂自役而反歸據鄉家之辭但所從言之異耳出車序云勞還帥杕杜序云勞還役俱言還並云勞明還歸義同勤勞不異也此序并言出車杕杜者以三篇同是一事共相首尾故因其遣而言其歸所以省文也箋正義曰

西方曰戎夷是總名此序云昆夷之患出車云薄伐西戎明其一也故知昆夷西戎也文王於時事殷王也若非其屬無由命之故知以殷王之命命其屬為將帥其屬謂南仲出車經稱赫赫南仲玁狁于襄又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則南仲一出并禦西戎及北狄之難也皇甫謐帝王世紀曰文王受命四年周正月丙子朔昆夷氏侵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脩德而不與戰昆夷進來不與戰明退即伐之也尚書傳四年伐犬夷注云犬夷昆夷也四年伐之南仲一行并平二寇下箋云玁狁大故以為始以為終以書傳不言四年伐玁狁而言伐犬夷作者之意偶言耳以天子之命命將帥則伐犬夷者紂命之矣書序云殷始咎周注云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又三伐皆勝始畏惡之拘於羑里紂命之使伐勝而惡之者紂以戎狄交侵須加防禦文王請伐使即命之但往則克敵功德益高人望將移故畏惡之耳上三章同

遣戍役以薇為行期而言作止柔止剛止三者不同則行非一輩故首章箋云先輩可以行言先對後之辭則二章為中輩三章為後輩矣二章傳曰柔始生也兵若一輩而遣則不得剛柔别章若異輩而行不應以三章為二輩則毛意柔亦中輩言始生者對剛為生之久柔謂初始生耳若對作止又柔在作後矣與鄭胞脆同也莊二十九年左傳曰凡馬日中而出謂春分也出車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出車就馬於牧地則是春分後也中氣所在雖無常定大抵在月中旬也中旬之後始出車就馬則首章二月下旬遣二章三月上旬遣三章三月中旬遣矣故卒章言昔我往矣楊柳依依是為二月之末三月之中事也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傳薇菜作生也箋云西伯將遣戍役先與之期以采薇之時今薇生矣先輩可以行也重

言采薇者丁寧行期也曰歸曰歸歲亦莫止箋云莫晚也曰女何時歸乎何時歸乎亦歲晚之時乃得歸也又丁寧歸期定其心也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傳玁狁北狄也箋云北狄今匈奴也靡無遑暇啓跪也古者師出不踰時今薇生而行歲晚乃得歸使女無室家夫婦之道不暇跪居者有玁狁之難故曉之也音義重直用反下重叙同莫音暮本或作暮協韻武博反疏正義曰文王將以云采薇之時兵當出也王至期時乃遣戍役而告之曰我本期以采薇之時今薇亦生止是本期已至汝先輩出伐豫戒戍役期

可以行矣既遣其行告之歸期曰何時歸曰何時歸必至歲亦莫止之時乃得歸言歸必將晚所以使汝無室無家不得以夫婦之道聚居止者正由玁狁之故又不得閒暇而跪處者亦由玁狁之故序其中情告之是故使之懷思而怒寇也箋正義曰知先與之期者以此辭遣時之言也以薇亦作止報采薇采薇是先有此言也故知先與之期重言采薇者是丁寧行期也必先言期者以道遠敵强還歸必晚故豫告行期令之裝束也月令云仲春之月無作大事孟秋乃命將帥不待孟秋而仲春遣兵者以患難既偪不暇待秋故也集本定本暮並作莫古字通用也必告以歲晚之時乃得歸者緣行者欲知之且古者師出不踰時今從仲春涉冬若不豫告恐一時望還故丁寧歸期定其心也既師出不踰時而文王過之者聖人觀敵强弱臨事制宜撫巡以道雖久不困高宗之伐鬼方周公之征四國皆三年乃歸文王之於此行歲暮始反人無怨言故載以為法然若出

車曰春日遲遲薄言旋歸則此戍役以明年之春始得歸矣期云歲暮暮實未歸文王若實不知則無以為聖知而不告則無以為信且將帥受命而行不容違犯法度安得棄君之戒致令淹久者玁狁昆夷二方大敵將使一勞久逸暫費永寧文王知事未卒平役不早反故致此遠期息彼近望歲暮言歸已期久矣焉可更延期約復至後年但寇既未平不可守茲小諒將帥亦當請命而留非是故違期限聖人者窮理盡神顯仁藏用若使將來之事豫以告人則曰者卜祝之流安得謂之聖也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傳柔始生也箋云柔謂脆脕之時

曰歸曰歸心亦憂止箋云憂止者憂其歸期將晚憂心

烈烈載飢載渴箋云烈烈憂貌則飢則渴言其苦也我

戍未定靡使歸聘傳聘問也箋云定止也我方守於北狄未得止息無所使歸問言所以憂音義脃七嵗反脆音問或作早晚字非也靡使如字本又作靡所疏正義曰王遣戍役戒之云我本期以采薇之時遣汝今薇亦始生柔脃矣汝中輩可以行矣曰歸曰歸汝所歸期會至嵗暮汝心亦憂其晚矣然汝所以憂心烈烈然者以道路之中則有飢則有渴勞苦甚矣汝又言我方戍於北狄未得止定無人使歸問家安否所以憂也序其憂勞示知其意也箋正義曰脃脕之時定本作脃脥之時傳正義曰聘問俱是謂問安否之義散則通對則別故緜箋云小聘曰問以卿大夫殊其文故為大小耳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傳少而剛也箋云剛謂少堅忍時

曰歸曰歸歲亦陽止傳陽歷陽月也箋云十月為陽時坤用事嫌於無陽故以名此月為陽王事靡盬不遑啓處箋云盬不堅固也處猶居也憂心孔疚我行不來傳疚病來至也箋云我戍役自我也來猶反也據家曰來

音義少詩照反忍音刃坤本亦作巛困魂反疚久又反

疏傳正義曰陽歷陽月者毛以陽為十月解名為陽月之意以十一月為始陰消陽息復卦用事至四月純乾用事五月受之以姤陽消陰息至九月而剝仍一陽在至十月而陽盡為坤坤則從十一月至九月凡十有一月已經歷此有陽之月而至坤為十月故云歷陽月以類上暮止則不得歷過十月明義為然箋正義曰鄭以傳言涉歷陽月不據十月故從爾雅釋天云十

月為陽本所以名十月為陽者時純坤用事而嫌於無陽故名此月為陽也定本無為陽二字直云故以名此月焉知為嫌者君子愛陽而惡陰故以陽名之實無陽而得陽名者以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十二月之消息見其用事耳其實陰陽恒有詩緯曰陽生酉仲陰生戌仲是十月中兼有陰陽也四月秀葽靡草死豈無陰乎明陰陽常兼有也易文言曰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無陽故稱陽焉鄭云嫌讀如羣公慊之慊古書篆作立心與水相近讀者失之故作溓溓雜也陰謂此上六也陽謂今消息用事乾也上六為蛇得乾氣雜似龍知此不與彼説同者彼説坤卦自以上六爻辰在巳為義巳至四月故消息為乾非十月也且文言慊於無陽為心邊兼鄭從水邊兼初無嫌字知與此異孫炎即是鄭玄之徒其注爾雅與郭璞皆云嫌於無陽故名之為陽是也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傳爾華盛貌常常棣也箋云此言

彼爾者乃常棣之華以興將率車馬服飾之盛彼路斯何君子之車箋云斯此也君子謂將率戎車既駕四牡業業箋業業然壯也豈敢定居一月三捷傳捷勝也箋云定止也將率之志往至所征之地不敢止而居處自安也往則庶乎一月之中三有勝功謂侵也伐也戰也音義爾乃禮反注同說文作薾薾葉如字又魚及反或五盍反三息暫反又如字疏正義曰戍役之行隨從將帥故說將帥之車言彼爾然而盛者何木之華乎維常棣之華以喻彼路車者斯何人之車乎維君子之車常棣之華色美以喻君子車飾盛也爾是華貌路是車名貌不可言故以車名對華貌也君子既有此美盛

之戎車駕之以行戎車既駕矣四牡之馬業業然而壯健將帥乘此以行至於所征之地豈敢安定其居乎庶幾於一月之中三有勝功是其所以勞也箋正義曰君子謂將率以其乘路車而稱君子故知謂將帥將帥則命卿南仲雖為元帥時未稱王無三公亦不過命卿也卿車得稱路者左傳鄭子蟜卒赴于晉晉請王追賜之以大路以行禮也又叔孫豹聘于王王賜之大路是卿車得稱路也故鄭箴膏肓云卿以上所乘車皆曰大路詩云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此大夫之車稱路也王制卿為大夫是鄭以此詩將帥為文王之命大夫故引王制以明之三有勝功者此侵伐戰三傳之說皆異左傳有鐘鼓曰伐無曰侵皆陳曰戰穀梁拘人民驅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公羊稱觕者侵精者伐是也周禮大司馬職曰賊賢害仁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注引春秋傳曰精者曰伐又曰有鐘鼓曰伐則伐者兵入其境鳴鐘鼓以往所以聲其罪侵者兵加其境而已用兵

淺者然則鄭參用三傳之文也周禮九伐相對故侵為用兵淺者其實侵名但無鐘鼓耳雖深入亦謂之侵故僖四年諸侯侵蔡蔡潰遂伐楚是深入名侵也伐名施於重入境雖淺亦名伐故經云莒人伐我東鄙及齊侯伐我北鄙纔伐界上是淺亦稱伐也侵伐則主國之師未起直入境而行之若主國出而禦之則曰戰故左傳皆陳曰戰此言庶乎一月之中三有勝功者謂侵伐戰於三事之內望有勝功非謂三者之中唯有一勝功耳此侵伐戰用師之大名故略舉之非如春秋用兵之例三者之外仍有攻取襲克圍滅入之名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傳騤騤彊也腓辟也箋云腓當作芘此言戎車者將率之所依乘戍役之所芘倚四牡翼翼象弭魚服傳翼翼閑也象弭弓

反末也所以解紒也魚服魚皮也箋云弭弓反末彆者以象骨爲之以助御者解轡紒宜滑也服矢服也豈不曰戒玁狁孔棘箋云戒警勑軍事也孔甚棘急也言君子小人豈不日相警戒乎誠日相警戒也玁狁之難甚急豫述其苦以勸之音義騤求龜反腓符非反芘必寐反倚其綺反舊於蟻反弭彌氏反紒音計又音結本又作紛芳云反彆說文方血反又邊之入聲埤蒼云弓末反戾也曰音越又人柔反警音景疏正義曰毛以爲王遣戍役言其所從將帥駕彼四牡壯之馬以行其四牡之馬騤騤然甚壯健故將帥君子之所依乘戍役小人之所避患言小人倚此將帥戰車以避前敵來戰之患也往至所征之地則又習戰

備其兵車所駕四牡之馬翼翼然閑習其弓則以象骨為之弭其矢則以魚皮為服軍既閑習器械又備於時君子小人豈不日相警戒乎誠相警戒以玁狁之難甚急是故汝等勞苦豫述以勸之鄭唯以戎車戍役之所庇倚為異餘同傳正義曰腓辟傳文質略王述之云所以避患也鄭以君子所依依戎車也小人所腓亦當腓戎車安得更有避患義故易之為庇言戍役之所庇倚謂依廕也文七年左傳云公族者公室之所庇廕是也釋器云弓有緣者謂之弓孫炎曰緣謂繁束而漆之又曰無緣者謂之弭孫炎曰不以繁束骨飾兩頭者也然則弭者弓弰之名以象骨為之是弓之末弭弛之則反曲故云象弭為弓反末也繩索有結用以解之故曰所以解紒也紒與結義同魚服以魚皮為矢服故云魚服魚皮左傳曰歸夫人魚軒服虔云魚獸名則魚皮又可以飾車也陸璣疏曰魚服魚獸之皮也魚獸似豬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今以為弓鞬步叉者也

其皮雖乾燥以為弓鞬矢服經云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水潮還及天晴其毛復如故雖在數千里外可以知海水之潮氣自相感也箋正義曰弭弓反末彆者此申說傳義也說文云彆方結反云弓戾也言象弭謂弓反末彆戾之處以象骨為之也傳云解紒不知解何繩之紒故申云助御者解轡紒也兵車三人同載左人持弓中人御車各專其事尚書左不攻於左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是職司別矣而言助御解轡紒者御人自當佩角不專待射者解結弭之用骨自是弓之所宜亦不為解轡而設但巧者作器因物取用以弓必須骨故用滑象若轡或有紒可以助解之耳非專為代御者解紒設此象弭也夏官司弓人職曰仲秋獻矢服注云服盛矢器也以獸皮為之是矢器謂之服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傳楊柳蒲柳

也霏霏甚也箋云我來戍止而謂始反時也上三章言戍役次二章言將率之行故此章重序其往反之時極言其苦以說之行道遲遲載渴載饑傳遲遲長逺也箋云行反在於道路猶饑猶渴言至苦也我心傷悲莫知我哀傳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音義昔韓詩云始也雨于付反霏芳非反說音悅疏正義曰此遣戍役豫叙得還之日總述往反之辭汝戍守役等至歲暮還反之時當云昔出家往矣之時楊栁依依今我來思事得還返又遇雨雪霏霏然既許歲晩而歸故豫言來將遇雨雪也於時行在長逺之道遲遲然則有渴則有饑得不云我心甚傷悲矣莫有知我之哀者述其勞苦言已知

其情所以悦之使民忘其勞也箋正義曰我來戍役止而謂始反時正本無役字其理是也

采薇六章章八句

序出車勞還率也箋遣將率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禮記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音義出如字沈尺遂反勞力報反還音旋疏正義曰作出車詩者勞還帥也謂文王所遣伐玁狁西戎之將帥以四年春行五年春反於其反也述其行事之苦以慰勞之六章皆勞辭也箋正義曰箋解遣唯一篇而勞有二篇之意故曰遣將帥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同歌謂其共歌采薇也同時謂將帥與戍役俱行雖三章三輩別行每行將帥同發

也三章各有將此獨言南仲者以元帥故歸功焉反而勞之異歌謂出車與杕杜之歌不一時是異歌異日也必異日者殊尊卑故也玉藻云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與此協故曰此其義也此將帥有功而還本其初出以勞之首章言四年春將欲遣軍出車就馬命之為將仍在國未行也二章言就馬於牧地設旐旐既已受命臨事而懼是二月三月之事也從是而行先伐玁狁三章言往朔方營築壘壁既以春末而行當以夏初到朔方也既至朔方將設經略五月猶尚停息六月乃始出壘四章言黍稷方華出伐玁狁玁狁既服因伐西戎至春凍始釋又從西戎而反於朔方慮有驚急復且停住也以六月出伐玁狁當至秋末始平乃移兵西戎五章言晚秋之時西方諸侯嚮望南仲也至於五年之春二方大定乃始還帥卒章言其廻歸其事次也唯四章因言自壘而出即說自西而反五章乃更述在西方之事為小倒耳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傳出車就馬於牧地箋云上我我殷王也下我將率自謂也西伯以天子之命出我戎車於所牧之地將使我出征伐自天子所謂我來矣箋云自從也有人從王所來謂我來矣謂以王命召已將使為將率也先出戎車乃召將率將率尊也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傳僕夫御夫也箋云棘急也王命召已已即召御夫使裝載物而往王之事多難其召我必急欲疾趨之此序其忠敬也音義牧音目難乃旦反注

及下皆同裝側良反本又作莊疏正義曰文王述將帥之辭言汝將帥云王本以我天子之命出我將帥之戎車于彼郊牧之地而就馬矣乃從天子之所以王命名已謂我來為將帥矣我得王命即自名彼僕御之夫謂之令使裝載而往矣所以不待受命即使裝載者以王家之事多危難其名我必急矣不可緩以待命欲疾趨之也汝聞命不辭即名僕夫忠也知有急難欲疾趨之敬也序其忠敬以慰勞之傳正義曰以言于彼牧矣故知出車就之下章云于彼郊矣則牧地在郊故地官載師職曰牧田任遠郊之地是也馬已在牧而得出車就之者雖大數在牧仍有在廐供用者故月令季春乃合累牛騰馬遊牝於牧注云累繫在廐者是也廐有馬可令引車以就牧不即以在廐之馬駕戎車者以戎車自有戎馬齊力尚強在廐不必征馬故不用馬箋正義曰此本將帥之辭以勞之則我車馬為將帥之所乘故知下我將帥自謂也以天子之命名已故知出車者亦

天子之命故上我我殷王也時出車未命將帥云我車者以出車本為將帥出車纔訖王即命已為將則將帥之車為已所乘傻從後本之故云我車也傳正義曰周禮戎僕掌御戎車注云師出王乘以自將也御夫掌御貳車從車注云貳車象路之副從車戎路之副是僕夫與御夫别矣而言僕夫御夫者以此云維其載矣言裝載物是從車之事故為御夫其實此僕夫亦有戎僕何者在牧戎車將帥所乘豈更有與人御之哉則戎僕也故下章僕夫况瘁箋云憂其馬之不正是正御亦在馬以戎車及副各自有御不得一人兼之則文當並有或御兼官其長者為戎僕小者為御夫矣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傳龜蛇曰旐旄干旄箋云設旐者屬之於干旄而建之戎車將帥既

受命行乃乘馬牧地在遠郊彼旟旐斯胡不旆旆傳鳥隼曰旟旆旆旒垂貌憂心悄悄僕夫况瘁箋云况兹也將率既受命行而憂臨事而懼也御夫則兹益憔悴憂其馬之不正音義旐音兆旄音毛屬音燭致也旟音餘旆蒲貝反隼息允反旒音留悄七小反瘁似醉反本亦作萃依注作悴音同憔慈遥反憂其馬之不正一本作之不正也一本作馬之政疏正義曰王勞將帥本其所言云王本以我天子之命出我將帥之戎車于彼郊牧就馬矣既命我為將帥我受命當行即就於郊牧之車設此旐而屬之於旄之干矣以屬旐於旄乃建立彼旄於戎車之上矣旄在地已屬之於干旄言建旐則亦同建之也既建而後行在道之時彼旟旐斯隨車而行何有不旆旆者爭言皆旆旆然垂也

時既受命行汝將帥則憂心悄悄然臨事而懼僕夫憂馬不正亦然滋益憔悴矣言其勞苦示知其情也言此旐彼旐者凡兩事者一言彼一言此便文如于彼新田于此菑畝皆此類也傳正義曰龜蛇曰旐及下傳云鳥隼曰旟交龍為旂皆周禮司常文也雜互陳之則軍之諸帥有建之者矣大司馬序云凡制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此言勞還帥自伍長以上皆在焉鄭於大司馬職注云凡旌旗有軍衆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則伍長以上皆軍衆所建畫異物矣其職曰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郊野載旐百官載旟注云軍吏諸軍帥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野謂公邑大夫建旐者以其將羨卒百官鄉大夫以其屬衛王彼據因田教戰王親在焉今南仲為將專行若以文王承殷王之命則南仲比軍吏而已

不過載熊虎之旗但時未制禮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此錄入雅當為天子法則南仲一人或建旂下云旂旐央央旂蓋南仲所建也以下或載旐或載旟故此經所陳唯旂旐旟三物而已軍吏載旗則此行必有載旗者經所不陳文不具耳箋云憂其馬之不正定本正作政又無不字義並通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傳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方朔方近玁狁之國也彭彭四馬貌交龍為旂央央鮮明也箋云王使南仲為將率往築城于朔方為軍壘以禦北狄之難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傳朔方北方也赫赫盛貌襄除也箋云

此我我戍役也戍役築壘而美其將率自此出征也音義央本亦作泱同於京反又於良反近附近之近下近西戎同壘力軌反襄如字本或作攘如羊反疏正義曰此又本而勞之言文王命以殷王之命命南仲往城築於彼朔方故南仲所以往朔方而築壘也其往築之時出駕其車四馬彭彭然其所建旐旐鮮明央央然而至於朔方也南仲為將帥得人歡心故稱戍役當築壘之時云天子命我城築軍壘於朔方之地欲令赫赫顯盛之南仲從此征玁狁於是而平除之能為戍役所美所以可嘉也傳正義曰下云城彼朔方故知方是北方近玁狁之國朔方地名云國者以國表地非國名但北方大名皆言朔方堯典云宅朔方爾雅云朔北方也皆其廣號此直云方即朔方也箋正義曰知為築壘者以軍之所處而城之唯有壘耳曲禮云四郊多壘注云壘軍壁也言城是築之别名春秋築都邑皆謂之城

左傳曰邑曰築都曰城是也春秋別大小之例故城築異文散則城築通故此築軍壘亦謂之城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傳塗凍釋也箋云黍稷方華朔方之地六月時也以此時始出壘征伐玁狁因伐西戎至春凍始釋而來反其間非有休息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傳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救之音義雨于付反又如字

疏正義曰此因築壘從壘叙將帥之辭言將帥云正月已還至壘乃云昔我從此壘出征伐玁狁矣時黍稷方欲生華六月之中也今我自西戎還到此壘時天降雨雪則為塗泥正月之中也從六月以去至於今而來

以王家之事多危難其間不得閒暇跪處也雖則到此尚不得還我豈不思歸乎誠思歸也所以不得歸者畏此簡書奔命相救故不得還耳汝既如此誠為勞苦箋正義曰月令孟秋云農乃登穀則中國黍稷亦六月華矣言黍稷方華朔方之地六月時者明此為朔方之地發言耳非謂中國不然也知以此時出壘征伐玁狁者上云城彼朔方玁狁于襄此即云昔我往矣是出壘辭故知始出壘伐玁狁也既伐玁狁而下章言薄伐西戎故知因伐西戎也言雨雪載塗雪落而釋為塗泥是春凍始釋也卒章倉庚喈喈卉木萋萋方始還歸則此時未歸而云今我來思故知來反朔方之壘也且云畏此簡書明是未歸之辭言不遑啓居故知其間非有休息也傳正義曰古者無紙有事書之於簡謂之簡書以相戒命之救急故云戒命知鄰國有難似簡書相告者閔元年左傳引此詩乃云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言同惡於彼共相憂念故奔命相救得彼告則奔赴其命救之戍七

年左傳曰予
重夯命是也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箋云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天性也喻近西戎之諸侯聞南仲既征玁狁將伐西戎之命則跳躍而鄉望之如阜螽之聞草蟲鳴焉草蟲鳴晚秋之時也此以其時所見而興之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箋云君子斥南仲也降下也赫赫南仲薄伐西戎音義喓於遥反趯吐歷反螽音終躍音樂鄉許亮反或作鄉音同興許膺反忡勑中反降户江反又如字注下皆同疏正義曰南仲已平玁狁將移伐西戎是晚秋之時也其近西戎之諸

侯聞南仲之伐皆喜時有草蟲鳴故因興之焉言喓喓然為聲而鳴者草蟲也聞此草蟲之鳴趯趯然跳躍而從之者阜螽也以喻赫赫然有德而盛者南仲也聞其南仲之將往嚮望而美之者近西戎之諸侯也言阜螽之從草蟲天性然也西方諸侯之美南仲事勢然也故諸侯未見君子南仲之時憂心忡忡然以西戎為患恐王師不至故憂也既見君子南仲我心之憂則下矣因即美之此赫赫顯盛之南仲遂薄往伐西戎而平之箋

正義曰知草蟲鳴晚秋之時以所見興者以凍釋而反朔方則以冬日平西戎也此南仲往之時為諸侯嚮望明在冬前矣黍稷方華始伐玁狁明以秋日平之既平玁狁方始伐西戎故知以晚秋之時因有草蟲而為興耳冬則蟲死不得過於晚秋也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

言還歸傳卉草也訊辭也箋云訊言醜衆也伐西戎以凍釋時反朔方之壘息戎役至此時而歸京師稱美時物以及其事喜而詳之也執其可言問所獲之衆以歸者當獻之也赫赫南仲玁狁于夷傳夷平也箋云平者平之於王也此時亦伐西戎獨言平玁狁者玁狁大故以為始以為終音義卉許貴反萋七西反喈音皆蘩音煩祁巨移反訊音信疏正義曰此序其歸來之事陳戎役之辭言季春之日遲遲然陽氣舒緩之時草之與木已萋萋然茂美倉庚喈喈然和鳴其在野已有采蘩菜之人祁祁然衆多我將帥正以此時生執戎狄之囚可言問者及所獲之衆以此而

來我溥言還歸於京師以獻之也說其事終又美其功大言赫赫顯盛之南仲伐玁狁而平之於王是將帥成功故勞之也箋正義曰訊言釋言文傳云訊辭者謂其有所知識可與之為言辭與箋同也但箋正取爾雅之文非易傳也上雨雪載塗到朔方之壘息戍役此言還歸自朔方而歸故至此時而歸京師時未稱王而言京師者以在雅天子之事故也言稱美時物及事喜而詳之者春日時也卉木倉庚物也采蘩事也并以四者記時是戍役喜其得歸詳之時物也故言喜而詳之又云赫赫南仲則非將帥自言也溥言還歸則是序行者之辭非文王出意故此章陳戍役之辭也七月之篇言春日者檢上下為三月采蘩為蠶生所用則此時物及事皆三月也

出車六章章八句

序杕杜勞還役也箋役戍役也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傳興也睆實貌杕杜猶得其時蕃滋役夫勞苦不得盡其天性王事靡盬繼嗣我日箋云嗣續也王事無不堅固我行役續嗣其日言常勞苦無休息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箋云十月為陽遑暇也婦人思望其君子陽月之時已憂傷矣征夫如今已閑暇且歸也而尚不得歸故序其男女之情以說之陽月而思望之者以初時云歲亦莫止音義睆華版反字從白或

作目邊蕃音煩閒音閑說音悅莫音暮本亦作暮　疏正義曰文王勞還役言汝等在外妻皆思汝言有杕然特生之杜猶得其時有睆然其實蕃滋得所我君子獨行役勞苦不得安於室家以盡天性而生子孫乃杕杜之不如所以然者由王之事理皆當無不攻緻使我君子行役繼續我所行之日朝行明去不得休息至於此日月陽止十月之時爾室家婦人之心憂傷矣以為征夫而今已閒暇且應歸矣而尚不歸所以憂傷也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箋云傷悲者念其君子於今勞苦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傳室家踰時則思音義思息嗣反又如字　疏正義曰傳以卉木萋止則未黄落猶憂愁也前期云歲亦暮止未至歸期而女心悲者以室家之情踰時則思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箋云杞非常菜也而升北山采之託有事以望君子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傳檀車役車也幝幝敝貌痯痯罷貌箋云不遠者言其來喻路近音義檀徒丹反幝尺善反又敕丹反說文云車敝也從巾單韓詩作緩音同痯古緩反敝婢世反罷音皮疏正義曰言汝戍役之妻思爾而不得故升彼北山之上采其杞木之菜杞木本非食菜而升北山以采之者是託有事以望汝也以汝勞苦故言王事無不堅固以君子勞苦堅固之由是使我憂之父母賓夫也謂之父母者已尊之又親之也又言我君子所乘檀木之役車今幝幝然敝所乘四牡之馬今痯痯然疲征夫之來不遠當應至也如何許時不至使已念之箋正義曰此類

上下皆陳婦人思夫之事故為託采以望君子不與北山同也以下章期逝不至上章我心傷悲類則憂我父母謂夫為父母也日月云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莊姜稱莊公為父母與此同也傳正義曰此戍役之妻說君子所乘役車也以檀木為車伐檀曰坎坎伐檀兮又曰伐輪伐輻是檀可為車之輪輻又大明云檀車煌煌武王之戎車是檀之所施於車廣矣則役夫以從征之故其甲士三人所乘之車而備四馬故曰四牡非庶人尋常得乘四馬也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箋云匪非疚病也君子至期不裝載意不為來我念之憂心甚病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傳逝往恤憂也遰行不必如期室家之情以期望之卜筮

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傳卜之筮之會人占之邇近也箋云偕俱會合也或卜之或筮之俱占之合言於繇為近征夫如今近耳

音義疚居又反繇直又反

疏正義曰毛以為文王勞戍役言汝之室家云我君子歸期已至今非裝載乎其意非為來乎何為使我念之憂心以至於甚病所以然者汝室家言本與我期已往過矣於今猶不來至由是而使我念之多為憂以致病矣汝室家既憂或卜之或筮之其卜筮俱會聚人占之其言近止既占云近則征夫如今且近止應到不遠矣汝室家念汝如是也鄭唯卜之筮之俱占之合言於繇為異餘同傳正義曰傳以會言是會聚人占之之義即與士冠禮筮日士喪禮筮宅旅占同故為會人占之箋以上句言偕止者俱占之若不為占則文皆空設偕既為占則會當為合故易之為合言於

繇謂合言於兆卦之繇也

杕杜四章章七句

序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箋内謂諸夏也外謂夷狄也告於神明者於祭祀而歌之音義麗力馳反下同上時掌反逸本或作佚樂音洛夏戶雅反疏正義曰作魚麗詩者美當時萬物盛多能備禮也謂武王之時天下萬物草木盛多鳥獸五穀魚鼈皆得所盛大而衆多故能備禮也禮以財為用須則有之是能備禮也人說所以得萬物

盛多者文王武王以天保以上六篇燕樂之事以治內之諸夏以采薇以下三篇征伐之事以治外之夷狄文王以此九篇治其內外是始於憂勤也今武王承於文王治平之後內外無事是終於逸樂由其逸樂萬物滋生故此篇承上九篇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也文武並言者以此篇武王詩之始而武王因文王之業欲見文治內外而憂勤武承其後而逸樂由是萬物盛多是故並見也經六章皆陳魚多酒旨是萬物盛多能備禮也言可以告於神明極美之言可致頌之意於經無所當也箋正義曰以采薇等三篇征伐是治夷狄故云內謂諸夏外謂夷狄僖二十五年左傳云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詩亦見此法也言於祭祀歌之者言時已太平可以作頌頌者告神明之歌云可以告其成功之狀陳於祭祀之事歌作其詩以告神明也時雖太平猶非政治頌聲未興未可以告神明但美而欲許之故云可以

魚麗于罶鱨鯊傳麗歷也罶曲梁也寡婦之笱也鱨楊也鯊鮀也太平而後微物衆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物莫不多矣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草木不折不芟斧斤不入山林豺祭獸然後殺獺祭魚然後漁鷹隼擊然後罻羅設是以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大夫不麛不卵士不隱塞庶人不數罟罟必四寸然後入澤梁故山不童澤不竭鳥獸魚鼈皆得其所然君子有酒旨且多箋云酒美而此魚又多也音義罶音柳鱨音常草木疏云今江東呼黄鱨魚尾

微黄大者長尺七八寸許鯊音沙亦作魦今吹沙小魚也體圓而有黑點文舍人云鯊石鮀也鮀侍何反大音泰暴蒲卜反操草刀反一本作不折不芟定本芟作操豺仕皆反獺敕鎋反又他末反漁音魚一本作獻同取魚也罻音畏麛亡兮反本或作麑同卵魯短反隱如字本又作偃亦如字塞蘇代反又新勒反數七欲反又所角反陳氏云數細也罟音古有酒旨絕句且多此二字為句後章放此與此讀則非

疏 正義曰言武王之時萬物殷盛時捕魚者施笱於水中則魚麗歷於罶者是鱨鯊之大魚非直有此大魚又君子有酒矣其魚酒如何酒既旨美且魚復衆多魚酒多矣如是是為物盛多能備禮也傳正義曰釋訓云凡曲者為罶是罶曲梁也釋器曰嫠婦之笱謂之罶是寡婦之笱也釋訓注郭璞引詩傳曰罶曲梁也凡以薄取魚者名為罶也釋器注孫炎曰罶曲梁其功易故謂之寡婦之笱然則曲薄也以薄為魚笱其功易故號之寡婦笱耳非寡婦所作也

鰭揚者魚有二名釋魚無文陸璣疏云鰭一名揚今黃頰魚是也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徐州人謂之揚黃頰通語也鯊鮀釋魚文郭璞曰今吹沙也陸璣疏云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曰吹沙此寡婦笱而得鰭鯊之大魚是衆多也魚所由衆多傳因推而廣之云太平而後微物衆多見此詩舉魚多明此義也微物尚衆多況其著者微物所以衆多由取之以時用之有道不妄夭殺使得生養則物莫不多矣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言風暴然後行火也風暴者謂氣寒其風疾其風疾即北風謂之涼風北風箋云寒涼之風病害萬物是也北風冬風之總名自十月始則風暴謂十月也故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羅氏云蜡則作羅襦鄭云謂建亥之月令俗放火張羅其遺教是十月也草木不折不芟斤斧不入山林言草木折芟斤斧乃入山林也草木折芟謂寒霜之勁暴風又甚草木枝折葉隕謂之折芟月令季秋草木黃落則十

月風暴當折芟矣言芟者蓋葉落而盡似芟之定本芟作摻又云斧斤入山林無不字誤也然則十月而斧斤入山林月令季秋伐薪為炭者炭以時用所伐者少耳故未芟折可伐之也豺祭獸然後殺者言豺殺獸聚而祭其先然後可田獵取獸也月令季秋豺祭獸而戮禽雖九月始十月猶祭也故夏小正云十月豺祭獸援神契云獸蟄伏豺食禽皆據十月是以羅氏注云建亥之月豺既祭獸可施羅網圍取禽獸是也獺祭魚然後漁亦謂獺聚其魚以祭先然後可捕魚耳援神契曰獸蟄伏獺祭魚亦十月也王制曰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與此一也月令孟春獺祭魚則獺亦有二時祭魚此類上文為孟冬矣鷹隼擊然後尉羅設鷹及隼行威擊殺衆鳥然後設羅以田也案夏小正五月鳩化為鷹月令季夏鷹乃學習孟秋鷹乃祭鳥則一鷹也仲春化為鳩其變從五月始至八月當全為鷹與仲春相對故司裘云仲秋王乃行羽物注云此羽物小鳥鶉雀之屬鷹所

擊者仲秋鳩化為鷹順其始殺而大班賜羽物王制亦云鳩化為鷹而罻羅設故據此似八月也但鳩化為鷹得在八月言罻羅設則非八月之事鄭云順其始殺則鷹八月始擊十月乃甚又文與隼連共豺獺相對為十月事也言罻羅設者說文云罻捕鳥網則是羅之別名蓋其細密者也自此以上是取之以時也既言取之以時又說取之節度天子不合圍言天子雖田獵不得圍之使匝恐盡物也大司馬云仲春蒐遂圍禁則四時皆圍但不匝耳諸侯言不掩羣大夫言不麛不卵各舉其力之所能以禁之耳其實通皆不得故魯語云獸長麑麌鳥翼鷇卵王制直言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示人禁取麛卵是尊卑皆禁也但急於春夏緩其秋冬差可為恐盡物以長養之故也若時有所須如春薦韭卵秋膳犢麛之屬得取而用正不得故田獵以取之下曲禮云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麛不卵與此異者此自天子而下彼自諸侯而下各為等級所以不同

亦推此知各禁其所能耳國君直言春田不圍澤不言夏者以夏長養之時彌不得從可知也雖秋冬得圍之自然不得匝也士不隱塞者為梁止可為防於兩邊不得當中皆隱塞亦為盡物也庶人不總罟謂罟目不得總之使小言使小魚不得過也集本總作緵依爾雅定本作數義俱通也罟目必四寸然後始得入澤梁耳由其如此故山不童澤不竭童者若童子未冠者也山無草木若童子未冠然草木之屬不安斬伐則山不童也萑蒲之類取之以道則澤不竭也如是則鳥獸魚鼈各得其所然也是微物衆多然者語助此皆似有成文但典籍散亡不知其出耳箋正義曰旨且多文承有酒之下三章則似酒美酒多也而以為魚多者以此篇下三章還覆上三章也首章言旨且多四章云物其多矣二章言多且旨五章云物其旨矣三章言旨且有卒章云物其有矣下章皆疊上章句末之字謂之為物若酒則人之所為非自然之物以此知且多且旨且有皆是魚

也

魚麗于罶魴鱧傳鱧鮦也君子有酒多且旨箋云酒多而此魚又美也音義鱧音禮鮦直冢反疏正義曰釋魚云鱧鯇舍人曰鱧名鯇郭璞曰鱧鮦徧檢諸本或作鱧鯉或作鱧鯇若作鮦似與郭璞正同若作鯇又與舍人不異或有本作鱧鱳者定本鱧鮦鮦與鱧音同

魚麗于罶鰋鯉傳鰋鮎也君子有酒旨且有箋云酒美而此魚又有音義鰋音偃郭云今鰋額白魚鮎乃兼反江東呼鮎為鮧鮧音啼又在私反毛及前儒皆以鮎釋鰋鱧為鯇鱣為鯉唯郭注爾雅是六魚之名今目驗毛解與世不協或恐古今名異逐世移

耳

疏傳正義曰釋魚有鰋鮎郭璞曰鰋今鰋額白魚也鮎別名鯷孫炎以為鰋鮎一魚鱧鯇一魚郭璞以為鰋鮎鱧鮦四者各為一魚傳文質略未知從誰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箋云魚既多又善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箋云魚既美又齊等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箋云魚既有又得其時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鹿鳴之什十篇五十五章三百一十五句

序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絜白也華黍

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箋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曰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也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為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云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為數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舊音義陔古哀反養餘尚反此三篇蓋武王之詩周公制禮用為樂章吹笙以播其曲孔子删定在三百一十一篇內遭戰國及秦而亡子夏序詩篇義合

編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毛氏訓傳各引序冠其篇首故序存而詩亡縣音玄編必先反見賢遍反

疏

正義曰此三篇既亡其辭其名曰南陔白華華黍之由必是詩有此字不可以意言也有其義而亡其辭此二句毛氏著之也言有其詩篇之義而亡其詩辭故置其篇義於本次後別著此語記之焉箋正義曰鄭見三篇亡其詩辭乃迹其所用亡之早晚此三篇者鄉飲酒及燕禮二處皆用焉何者是用之也曰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用之也此雖總言鄉飲酒燕禮用焉其言笙入立于縣中直燕禮文耳鄉飲酒則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是文不同也鄭據一言之耳孔子歸魯論其詩令雅頌各得其所此三篇時俱在耳篇之次第當在於此知者以子夏得為立序則時未亡以六月序知次在此處也孔子之時尚在漢氏之初已亡故知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也戰國謂六國韓魏燕趙齊楚用

兵力戰故號戰國六國之滅皆秦并之始皇三十四年而燔詩書故以為遭此而亡之又解經亡而義得存者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得存也至毛公為詁訓傳乃分別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此三篇之序無詩可屬故連聚置於此也既言毛公分之則此詩未亡之時什當通數焉今在什外者毛公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為數推改什篇之首遂通盡小雅云耳是以亡者不在數中從此而下非孔子之舊矣言以下非則止鹿鳴一篇是也此云有其義而鄉飲酒之禮注皆云今亡其義未聞鄭志答炅模云為記注時就盧君耳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記古書義又當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是注禮之時未見此序故云義未聞也彼注又云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以為孔子之前六篇已亡亦為不見此序故也桒儀禮鄭注解關雎鵲巢鹿鳴四牡之等皆取詩序為義而云未見毛傳者注述大事更須研精得

毛傳之後大誤者追而正之可知者不復改定故也
據六月之序由庚本第在華黍之下其義不備論於
此而與崇丘同處者以其
是成王之詩故下從其類

毛詩注疏卷十六

毛詩注疏卷十六考證

小雅鹿鳴序燕羣臣嘉賓也○陸圻詩經吳學曰鹿鳴之詩周公有憂患之心而作蓋周初建千八百國尾大枝繁慮無以弭卒然之變故特假笙簧酒醴以招來之此燕樂之中直寓獎勸之術有深謀而非細故也如弟以為君臣燕饗之文恐於鹿鳴本旨未能發其全耳

四牡章嘽嘽駱馬○嘽嘽說文作痑痑漢書注作驒驒

皇皇者華章駪駪征夫○駪駪楚辭章作侁侁說文作

莘莘

天保定爾章吉蠲為饎○吉蠲周禮疏及大戴禮注作

絜蠲說文饎或從熙或從米

出車章王命南仲傳王殷王也○臣浩按蘇轍曰紂得

命文王而不得命南仲故王乃為文王不得為紂李

樗曰從毛氏之說以王為殷王則與序不相合若從

蘇氏之說以王為文王夫文王未甞生時稱王不應

文王之時作此詩也朱子闕其時世而以所謂天子所謂王命皆為周王當已

又傳南仲文王之屬○臣宗萬按班固人物表文王之臣無南仲宣王之臣有南中中仲古字通用意班固以為南中也又按漢書傳以采薇為懿王時詩出車與六月俱為宣王時詩

毛詩注疏卷十六考證